

蛾術編四

說錄十三十四

說字一至四

イ 5
500
4



蛾術編卷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校刊

說錄十三

唐六典

新唐書韋述傳開元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禮六官官領其屬事歸于職規制遂定案今本

係王文恪整所刻鶴壽案新唐書藝文志云開元十年

元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說知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熨余欽咸廩業孫季

戎行編

卷十三

世楷堂

支那
支那

東京
學校圖書

15

500

4

波

49

4

良韋述參撰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知院加
 劉鄭蘭蕭晟盧若虛張九齡周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
 九齡加苑咸二十四年書成唐會要云六典三十卷歷
 十六年知院四人參撰官十二人內自省臺寺監外鎮
 成嶽瀆關津上自三師三公至令丞曹掾簿尉貞元二
 年定班序每班上以尚書省為首及監察准祭元和年
 高郢奏警嚴及牛僧孺奏升諫議為三品皆據六典以摹
 熙寧十年命劉摯等校六典元豐三年禁中鏤板以摹
 本賜近臣及館閣曾子固曰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
 及唐虞以至開元典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述作者
 前日有明皇自序篇首皆稱御撰李林甫等注惟第四篇
 則曰張九齡等奉敕撰今案修撰六典者不止十二人
 據賀知章傳云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薦知章及徐堅
 趙冬曦入院撰六典則是十四人也徐堅之薦在前
 出自張說韋述之薦在後出自蕭嵩至張九齡于開元
 二十三年已罷中書令而第四篇猶謂九齡奉敕撰蓋
 耳失改

唐開元禮

唐開元禮一百有八卷前有序例三其餘吉禮七十五
 賓禮二軍禮十嘉禮十八攷當時尚有凶禮二十朱竹
 垞稱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
 許敬宗李義府手削去國恤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則
 是開元禮無凶禮矣且即嘉禮竹垞言有四十卷則合
 前凡一百三十而此本祇十八何也蓋此書已亡于宋
 明季人鈔提通典偽為之鶴壽案先生所言開元禮數
 卷蓋據集賢注記所載也新
 唐書禮樂志云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為禮
 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
 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
 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
 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
 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鏡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

歷年未就而說卒蕭嵩代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
 謾定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
 始備茲五禮則云張說引王岳就集賢院詳議請修貞
 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
 邱陸善經洪孝昌誤緝蕭嵩總之而又有蕭嵩開元禮
 義鏡一百卷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開元禮類釋二十
 卷開元禮百問二卷韋渠牟貞元新集開元禮後禮二十
 卷今案開元禮蓋本貞觀顯慶二禮修之也禮樂志云
 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
 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
 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
 六十一篇是為貞觀禮是貞觀禮有凶禮也唐會要云永
 徽二年議者以貞觀禮未備詔長孫無忌等十三人緝
 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九十九篇至顯慶三年奏上
 之蕭楚材孔志約以國恤禮為豫凶事敬宗義府然之
 于是刪去是顯慶禮雖去國恤五篇尚有凶禮六篇也
 至于開元禮不獨先生所據集賢注記明言凶禮二十
 卷唐六典亦云五禮之儀古禮園丘至拜掃其儀五十
 有五賓禮蕃國朝至燕蕃使其儀有六軍禮親征至讎

其儀二十有三嘉禮皇帝加元服至宣赦其儀五十凶
 禮振荒至王公禮制通議其儀十有八奈何疑其無凶
 哉禮

朱子家禮

宋史儒林廖德明傳德明在粵刻朱熹家禮此書家置
 一編尊之如經典然皆俗刻本也商邱宋犛刻甚精而
 書則與俗本無異惟予鄉試座主東昌鄧先生諱鍾岳
 所刻係照宋板付梓予未見寶應王氏懋竑白田艸堂
 文集力辨此書非朱晦菴作

唐律疏義

唐律疏義三十卷唐長孫無忌等撰崇文總目史部刑

法門有律疏三十卷當即唐律蓋無忌等進表亦稱律疏三十卷也但崇文總目為鄭樵刪削糟粕空存又幾經傳寫殘缺殺謫不足憑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兩處史部刑法類皆只有宋人書希弁讀書後志史部刑法門唐人書只趙綽金科易覽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史部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宋天聖中孫奭撰雖振孫說其十二與唐律合要亦非唐人書也馬端臨通攷史部刑法類明文淵閣書目史部皆無之焦竑國史經籍志史類忽載律疏三十卷雖無作者姓名似是唐人書但宋各家目及文淵閣

目所無焦氏何由得見不過鈔撮崇文總目臚而列之非實見此書焦氏之書大半皆子虛也此是即如法令中首載律本二十一卷賈充杜預撰漢晉律序注一卷律解二十一卷晉張斐撰尚有蔡法度所撰晉宋齊梁律二十一卷宗躬所撰齊永明律八卷范泉所撰陳律九卷無誤人名如後魏北齊等律亦概依隋經籍志照樣鈔謄以欺人耳鶴壽案新唐書藝文志云散頒天下格七卷雷本司行格十八卷長孫無忌等奉詔撰永徽三年上律疏三十卷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唐臨段寶元劉燕客賈敏行等奉詔撰永徽四年上律法志云高宗初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雷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李敬元劉仁軌又加刊正據此則散頒格雷司格成于律疏之後而藝文志反列于前者以所

上年月
為次也

文獻通攷無唐律疏義惟言律文十二卷陳振孫云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而新刑法志云唐律書因隋之舊為十二篇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廩庫六擅目七賊盜八鬪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與今書合

釋名

今世所傳釋名署云漢劉熙成國誤新唐書藝文志小學類劉熙釋名八卷隋及舊唐書經籍志則云熙字成國後漢安平太守著釋名經籍攷云安南太守作安平

者誤也古愛東山黎崩誤安南志略內載歷代羈臣云劉熙不知何郡人與薛綜程秉避亂交趾吳志云劉熙論大義韋昭曰熙作釋名八卷物類至煩難復詳究則釋名出于熙審矣乃後漢文苑傳云劉珍字秋孫注云諸本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愚謂不但珍祕相扶此下又言一名寶則當為祕明矣又云南陽蔡陽人永初中與劉駒駱馬融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永寧元年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延光五年為衛尉卒官誤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劉珍與劉熙非一人所著似別一書

鶴壽案釋名止有一書而著是書者實係兩人蓋劉珍翔

之于前劉熙續之于後也何以知之高祖諱邦而釋州國篇云大曰邦邦封也光武諱秀而釋天篇云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殤帝諱隆而釋山篇云陵隆也體隆高也冲帝諱炳而釋天篇云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其于漢帝諸諱全不避忌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隸州而釋州國篇云司州司隸按尉所主也漢無司州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誤漢亦無安南郡惟三秦記云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安南當是南安之訛中平為靈帝第四改元已在漢末然則劉熙必為三國時人矣若劉珍則當生于章帝和帝時章帝在位十三年和帝在位十七年據本傳云永初中為謁者僕射延光四年拜宗正永初為安帝第一改元延光為安帝第五改元下去中平五年尚有六十餘歲安所得南安郡而守之乎然本傳稱誤釋名三十篇言之鑿鑿以此知劉珍始之劉熙續成之也劉珍所著三十篇何以劉熙自序云凡二十七篇曰劉熙本實不止此觀韋昭傳則尚有官爵篇後人見所存者上有二十七篇遂妄改其序文耳

白虎通義

後漢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攷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予所藏者元大德九年東平張楷刻

急就章匡謬正俗

舊唐書顏籀傳字師古注急就章行于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為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誤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祕書閣今雅雨堂有刻本

鶴壽案漢史游所撰急就篇三十四章分釋名物極其古雅頗有裨于初學顏師古為之注王伯厚又為之補注匡謬正俗八卷師古所撰前四卷論讀經訓詁音釋後四卷論諸書字義字音以及俗語之訛是亦藝林所不可少也

汗簡載偽古文尚書

汗簡所載古文云見尚書者其中多有二十八篇所無
 而出偽孔氏二十五篇中之字如董字倦字羿字餉字
 洋字醇字孕字厚字私字之類皆出偽孔伏生所無也
 則知作汗簡者竟誤信東晉晚出之書以為真孔壁所
 得其識不過如薛季宣一流人即此一端其他所載恐
 亦未必皆確鶴壽案從來談金石文字者本係難信即如宣和博古圖所載鼎彝之類皆以寸計夫鼎以載牛羊豈數寸所能容其為宋人偽造無疑郭忠恕所誤汗簡三卷亦此類耳乃夏竦猶信以為真古文而竊據之作古文四聲韻五卷可謂無識

十部算經

新唐書百官志算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掌

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業九章
 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綴術緝古
 為顯業舊唐書李淳風傳太史監侯王思辯表稱五曹
 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踏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
 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
 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按唐人算學之書列為功令用
 以試士者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
 經算綴術緝古所謂十部算經是也鶴壽案算經十書不著誤人姓名分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句股為九卷魏劉徽注唐李淳風釋音義一卷宋李籍注海島算經二也劉徽誤并注本名重差書止一卷附在句股之末孫子算經三也係後人所誤非出

孫武分上中下三卷北周甄鸞注李淳風釋五曹算經
四也分上中下三卷北周甄鸞注李淳風釋五曹算經
淳風釋夏侯陽算經六也亦分上中下三卷甄鸞注李
疾陽不知何代人據宋史禮志算學祀典云封晉張邱
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則皆為晉人據張邱建算經
自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張邱建又在夏侯陽之後舊
有甄鸞韓延壽注今已亡周牌算經七也出于商周之閒
分上下二卷漢趙爽注甄鸞重述李淳風音義一卷
李籍誤五經算術八也甄鸞誤分上下二卷李淳風注
綴術九也南齊祖冲之誤亦分上下二卷李淳風注今
其書已亡緝古算經十也唐王孝通撰并注書止一卷
新唐書選舉志取士之科明算居一限以年數孫子五
曹共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
兼習之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為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
理然後為通試九章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陽周牌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九為第綴術七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讀十得九為第綴術七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牌五經算八者為經而
綴術緝古二者不謂之經也術數記遺一卷漢徐岳誤
甄鸞注其言曰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上中下
馬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上中下
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億萬億曰兆兆兆曰京
也上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萬億曰兆兆兆曰京
也下數淺短計事不盡上數宏廓世不可用故其傳業
惟以中數今案此特假為博大之言不得事實夫所謂
萬萬變之者其由萬至億亦必歷一萬二萬以至十萬
為一位其歷十萬復然其歷百萬及千萬亦復然極之
億億兆兆無不然舍是無以成算然則不過繁更位數
名稱以巧炫耳目爾三等數當是
乘除諸分及開平幕開立積也
司馬法

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五十五篇宋元豐閒存五篇編入
武經七書內仁本天子之義二篇最純

史炤通鑑釋文

顧炎武重刻廣韻久而覺其不完作後序云史炤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于廣韻者甚多顧氏未必見通鑑釋文此說不知何據鶴壽案王伯厚曰通鑑釋文三十卷史炤誤高宗紹興三十一

上年

文淵閣書目有冊數無卷數所載通鑑多者一百四十冊少者七十冊有胡三省通鑑音注一百六十冊蓋已散入正文者也它如司馬公自撰之目錄攷異稽古錄及詳節前例少微前編皆有而獨無史炤釋文

劉歆七略

漢成帝即位詔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河平中劉歆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哀帝即位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

十七史

文淵閣書目亦分經史子集經雖分易詩書等史則直云第幾厨無正史編年雜史等名自史記至五代史畢後略及十七史詳節等即繼以通鑑及綱目凡解釋二書者皆以類從聚于一處載畢然後及宋遼金元諸史蓋史學至宋而彙成十七史實為一大結束通鑑與綱

目皆十七史也自宋至明初言史者但以十七為備以
 宋史等別為一類代鶴壽案唐書二百卷中興書一百五
三百年國史野錄參錯不一至昉刪集為紀二十志五
十列傳一百五十五今謂之舊唐書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目錄二卷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詔梁後唐晉漢
周五代史宜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
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閏十月書成凡記十四帝五十三
年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今謂之舊五代史十
七史外增此二
史乃為詳備

文淵閣無薛史

文淵閣書目五代史共十部最少者十冊最多者十六
 冊此目以冊計者甚薄五代史纂誤只四五十頁亦分
 二冊所載皆歐陽氏新史無薛居正舊史

經義攷

竹垞朱氏經義攷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璣字
 元恪陸德明孔穎達皆引之德明云官吳太子家令似
 是官于孫吳者然其書引郭璞語則又是晉人此書詩
 疏中所引或稱詩義疏而梁劉芳別有詩義疏竹垞不
 知經義攷于劉芳一條下所引詩義疏皆陸璣語也又
 載高誘禮記注無卷數亦無來歷直云未見誘竝未注
 禮記竹垞誤以誘呂覽注為禮記注又載通禮義纂以
 為漢人其實是宋初詔竇儀所修見玉海

通典通志通攷

唐宰相杜佑君卿當大稜初爲尚書主客郎雅有遠度志于邦典先是劉秩采經史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自黃帝迄天寶末倣周官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號曰通典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世稱該洽至通志則輯自鄭樵漁仲樵居夾漈山搜奇訪古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艸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條其綱目而名之曰略凡二十略又取史遷以下十五代之史刪併記傳以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不敢議迄隋而止合

二十略統曰通志高宗幸建康嘗命奏進會樵病卒淳熙閒上之宋末馬貴與又別撰文獻通攷貴與爲觀文殿大學士廷鸞子宋亡不樂仕進專事著述以杜氏通典尚有闕略乃綴緝攷評部分彙別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爲門二十有四書成後內寺王壽衍上之于朝蓋貫弗二十五代文章莫大乎是哉夫此三通者誠堪鼎足矣然佑原本劉氏兼采六典王冀公謂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馬氏則曰節目之閒未爲明備去取之際頗欠精審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

米粟之屬非可析于田制之外古者任土作貢貢乃筐
篚之屬非可雜于稅法之中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
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混敘兵則盡遺賦調
之法凡若此類寧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藝文歷史各
有志而通典闕如又王溥作唐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
門敘各帝歷年久近傳授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
名氏封爵二者歷代之統紀係焉而杜亦不之及蓋通
典之可議如此夾漈于元豐晚出之偽三墳則信之于
毛鄭久傳之小序則詆之陳直齋已譏其私心自是不
知而作至于二十略者馬氏謂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

簡古器服制度甚多今止樽罍一二亦云器服若禮及
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天寶以前盡寫通典全文天
寶以後竟不續增又以通典細注稱為已意附其旁而
無所發明疏陋如此乃自詡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
之文不亦誣乎明胡元瑞又譏藝文按讎二略錯謬疊
出如敘崔曙于許渾後之類不特此也地理略前敘川
瀆原流不備其後仍襲杜氏州郡序文及開元十道圖
耳諡略僅取蘇氏三百十一條而增損之其諡義竟不
復見何邪蓋通志于三通爲最下要之通典條貫古今
端如貫珠李翰序之謂近代謨集御覽藝文玉燭之類

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于刊列百度
 緝熙皇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于通典非其倫也本
 傳亦謂儒者服其約而詳則杜書誠有不可及者鄭之
 序二十略自云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聞其十五略漢唐
 諸儒不得而聞未免言大而夸本傳稱其敷陳古典自
 成一家馬氏又以為氏族六書七音等略攷訂詳明議
 論精到竊以為過矣若通攷之作自田賦錢幣戶口職
 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主禮
 樂兵刑輿地四裔俱為通典成規經籍帝系封建象緯
 物異則通典所未有而補之者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

參以會要及百家傳記凡論事則取當時臣僚奏疏及
 名流燕談稗官記錄其史傳可疑論辨未當者則以己
 意附其後庶幾可輔翼通典者與

鶴壽案三通之優劣前儒論之詳矣三千

與三通並行亦藝苑之珠船蓬池之寶筏也宋太平興
 國二年詔李昉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張洎李克勤宋白
 陳鄂徐用賓吳淑舒雅呂文仲阮思道等以前代修文
 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分門編為千卷八年
 十一月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宜令日進三卷朕當親
 覽焉宰相宋琪等曰天寒景短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
 太宗曰朕性喜讀書頗得其趣開卷有益豈徒然也十
 二月書成凡五十四門自天地事物迄皇帝王霸分類
 編次詔曰太平總類包括羣書指掌千古頗資乙夜之
 覽又太平興國七年以諸家文集其數至繁各擅所長
 纂蕪相閒乃命李昉扈蒙徐鉉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
 至李穆楊徽之李範楊礪吳淑呂文仲胡汀戴貽慶杜
 鎬舒雅等閱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十卷目

五十卷揚榘之九精風雅特命編詩為百八十卷雍熙三年書成號曰文苑英華宋白等上表曰席繙經史堂列鍊細咀嚼英腴總覽翹秀太宗覽而善之至景德時又詔三館分校以前所編次未盡允愜擇前賢文章換易之卷數如舊又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億以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之類不可與經史並行止以國語戰國策管子孟子韓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與經史俱編歷代類書修文殿御覽之類采摭銓擇分三十一部有總序千二百四門冊府元龜御製序云粵自正統至于閏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禮樂沿革法命寬猛官師論議多士名行靡不具載用存典型

蟻術編卷十三終

蟻術編卷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錄十四

管子

陸士衡猛虎行李善注引江邃文釋云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管子止逸數篇恐是止篇之文而邃見之

鶴壽案張巨山曰管子天下奇

文也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類召忽云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為兄澤命不渝而注以為澤恩之命陋甚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

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嫵西施吳王好
 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
 蠡所遵用也今案漢藝文志管子八十六篇列于道家
 而弟子職一篇則在孝經類蓋古塾師之教條管子作
 內政用以教士之子爾隋唐諸志列于法家今所傳本
 凡逸十篇牧民解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問乘
 馬輕重兩輕
 重庚是也

晏子春秋

柳子厚謂晏子春秋非嬰著墨氏之徒勦合而成今觀

漢志儒家首列晏子春秋柳說恐未是鶴壽案儒家五

春秋居首此據劉向所定也向言所按中外書晏子三
 十篇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
 定著八篇晏子博聞強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
 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
 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誑義不可脅以邪
 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縣而至順而刻

及使諸侯莫能訕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
 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
 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齊人以此
 重之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
 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為一篇
 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為者復
 以為一篇今案觀本書所載及劉向之言固宜列于儒
 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為之晁公武馬貴與
 竝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尚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
 儉也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氏異孔叢子云察
 傳記晏子之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儒
 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儒
 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為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
 依託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為者惡得以此病晏子
 哉

曾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所傳止八篇其十篇見大戴記大

孝篇及樂正子春事乃後人增輯偽本也

鶴壽案漢藝文志禮古經

之外有記百三十一篇戴延君刪之存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記內有曾子十篇立事第四十九本孝第五十立孝第五十一大孝第五十二事父母第五十三制言上中下第五十四五六疾病第五十七天圓第五十八而儒家復有曾子十八篇今觀大戴所存十篇皆粹然儒者之言然則此十篇本在曾子十八篇中七十子後學者采入記百三十一篇中而戴氏因之者也其大孝一篇俱見今小戴禮記祭義篇中自曾子曰孝有三孝尊親至此之謂也小戴即系以草木以時伐焉至非孝也數語大戴則于此之謂也句下直接以孝有三孝不置至則可謂孝矣云云而以草木以時伐焉數語置于篇末此必校書者見小戴有此數語乃附記于篇末爾先生遂疑大孝篇為後人增輯然則其餘九篇何從增輯且樂正子春事即在大孝篇中何必分舉之也

子思

漢志禮類有記百三十一篇中庸說二篇儒家有子思

二十三篇今小戴記中之中庸斷非儒家子思二十三

篇亦非禮家所列中庸說

鶴壽案隋經籍志亦云子思子七卷魯穆公師孔子後誤唐

志同今觀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司馬溫公通鑑引之又子思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其言明且清李善文選注引之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然則中庸一篇或本在二十三篇中而七十子後學者取以編入百三十一篇內亦未可知

元學

經典釋文不取孟子而用老子莊子封演見聞記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岳過真源詣老君廟追尊為元元皇帝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崇元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

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詔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號南華真經文子為通元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庚桑子為洞虛真經元宗多欲而好道亦當時風氣如此

老子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注不載漢志而隋志新唐書志有之元宗注二卷即今立石者是晉書載記符堅禁老莊圖讖之學因其說稍近仙元故與圖讖竝禁也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議今俗行老子河上公注序

云漢文帝時人結草菴于河曲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所注為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實得其宜又同卷司馬貞議注老子者河上公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宏王輔嗣窮神用乎橐籥守靜默于元牝其理暢其旨微今請王河二注俱行案劉肅大唐新語云開元初右庶子劉子元請停河上行王弼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拘于流俗竟排斥之司馬貞又別議今二注竝傳而王注不及河上之顯若元宗注雖存

更無人提及

鶴壽案孔子問禮于老聃即著道德經之老子也葛元謂老子西游天下關令尹喜

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于是作道德五千文漢文帝時河上公授素書道德經章句二卷道德經自體道至

為政第三十七德經自論德至顯質第八十一晁公武謂李耳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令尹喜凡五千七百

四十八言述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唐開元二十年左常侍崔沔與道士王虛

正趙仙甫并諸學士參議修老子疏又令司馬承禎以三體寫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

其時崇尚元學如此至于作注之家漢志所載有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

四篇隋志所載有河上公注二卷王弼注二卷鍾會注二卷孫登注二卷音一卷劉仲融注二卷盧景裕經二

卷李軌音一卷梁曠經四卷嚴遵指歸十一卷母邱望之指趣三卷顧歡義綱一卷義疏一卷孟智周義疏五

卷韋處元義疏五卷梁武帝講疏六卷戴詵義疏九卷又有節解二卷章門一卷不著撰人姓名而唐時所盛

行者河上公注及王弼注也隋志又云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二卷攷高士傳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

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濱著老子章句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

老而不虧然則其注更在河上公之前矣

列子

列子八篇晉張湛處度注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所

引有王弼老子注高誘向秀郭象莊子注許慎淮南子

注楊倞荀子注廣雅字林及梁簡文帝語此皆釋文非

張注張與殷雖無標識似易相亂實則泛論元理者張

訓釋字義者殷不難分也孟子屢以楊朱墨翟竝稱今

墨子存而楊子無書獨列子載楊朱之言最多雖有假

託然為我之旨尚可攷見宋儒言楊近老墨近佛墨勤

力濟務絕不似佛之以出生死為事楊朱則在老佛之
 閒列子多引楊朱故張湛謂其與佛書相參可謂知言
 但歸于肆任順性忘懷言列子則是言聖學則非修己
 以敬何得以為偽而肆任順性哉鶴壽案高似孫謂列子並無其人係莊周
寓言然班固明言先莊子則實有其人矣柳子厚以為
楊子書者以力命篇既有楊朱為其友季梁歌之事而
楊朱一篇大半是楊朱語且有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
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此正與孟子
也合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漢志不載皇甫謐序陶宏景注隋志占氣
 家有鬼谷子一卷楊用修云即鬼史區似臆說鶴壽案
史記云

蘇秦師事鬼谷先生道藏目錄云鬼谷子姓王名詡晉
 平公時人則與蘇秦相去遠矣恐不可信王伯厚謂史
 記正義以鬼谷為谷名在雒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
 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今案
 此因史記蘇秦列傳有簡練以為揣摩及期年揣摩成
 之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唯中興書
 目云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
 先生者近是書凡三卷自牌闔至符言十二篇轉九眩
 篋二篇已凶又有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共二十
 一篇隋志始著錄新舊二唐書直題曰蘇秦誤然漢志
 從橫家有蘇子三十二篇若使假名鬼谷班固何以不
 言柳子厚譏其險整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詞反覆變
 幻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為從約長誠從橫家之祖也
 舊注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至占氣家有
 鬼谷子當書以觀商文為黃子公素書果長命
 別是一書

子華子

子華子十篇本無其書特因家語載程本字子華與孔

子傾蓋而語遂妄造此晁公武云元豐後舉子所為朱子以書出會稽疑即越人王鉉姚寬作

世間多有偽書如張商英偽黃石公素書張昇偽元命包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毛漸偽三墳徐靈府偽文子戴師愈偽麻衣易吾邱衍偽晉乘楚檣杌姚士舜偽於陵子而子華子亦其一也

淮南子

漢淮南王安傳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案今本總二十一卷為原道訓俶真

訓天文訓地形訓時則訓覽冥訓精神訓本經訓主術訓繆稱訓齊俗訓道應訓汜論訓銓言訓兵略訓說山訓說林訓人閒訓修務訓泰族訓而以要略終焉似止于內書餘外書及中篇皆止矣明萬秣中新安汪一鸞刻江布衣聲余布衣蕭客先後語予淮南子世傳高誘注而許慎注無聞獨道藏中許注足本與高注不同予屬彭進士紹升從元妙觀道士顧姓借得道藏太清部動字神字疲字三函係明正統十年刻以校汪刻二本多同惟汪刻題漢河東高誘注藏本題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如第三卷注鍾律上下相生云誘不敏也第一

卷蛟龍水居注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第
 十三卷駘其肘注駘讀近茸急察言之此等讀法與誘
 呂氏春秋戰國策注略同其為誘注無疑序稱自誘之
 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謂盧植也又稱建安
 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後漢書無誘傳觀此則
 其為誘注益復顯然乃知藏本道流無知漫改題許慎
 耳前數卷藏本比汪刻多十之二三語多艱奧晦澀其
 音讀汪刻盡改為直音予略取藏本補正若第十至第
 十二第十四十五第二十二二十一凡七卷藏本比汪刻
 反少甚至并直音亦無之高誘注見李善文選注所引

者約二三十條惟宋玉風賦注引主術訓譬之猶揚堞
 而弭塵許慎曰堞塵塵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齊俗
 訓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只此與高注同其餘無
 一同者即有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覽冥訓庶女
 告天雷電下擊云云許慎注與高注多異同參差故李
 善引許注又引高注未嘗混而為一其他如史記龜策
 傳淵生珠而岸枯明月之珠藏于蚌中蚺龍伏之徐廣
 注俱引許慎淮南子注後漢書王望傳李賢注引許慎
 淮南子注今藏本皆無之鶴壽案漢藝文志雜家有淮
 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
 三篇而無中篇八卷天文家又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隋經籍志有許慎注又有高誘注舊唐書經籍志淮南
 世楷堂

子注解高誘誤又有淮南鴻烈音何誘誤而新唐書藝
 文志誤以為高誘誤不知高誘時無翻切也宋史藝文
 志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蓋當時兩注並行後乃
 刪并脫誤耳許注與高注已混而未聞同為一故地刑
 太汾注云在晉而呂覽注則云未聞同為一故地刑訓
 一不聞也倣真訓鏤之以剖則注云剖巧工鉤刀也刷
 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本經訓注則云剖巧刺畫盡頭
 黑邊箋也刷鏤尺削兩刃句刀也同在一書何前與後
 不同也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何夜光
 之珠有似明月文選注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皆
 行惠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策鉞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
 注也列子釋文引許注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
 不盤受之太平御覽引許注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
 鑿于流灤云楚人謂水暴溢為灤雞棲并餘云皆屋構
 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注騏驎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
 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
 一堞塞江云堞堞也此乃高注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
 侯風許注云統侯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之作
 俛云世謂之五兩自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

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云裸國在東南黑齒
 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而無其民不衣之文可見兩注
 之混淆漏
 落多矣

杜工部赴奉先縣詠懷詩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近
 儒注云許慎注淮南子頌讀如項羽之項洞讀如同遊
 之同其實是高誘注又翫月呈漢中王云欲得淮王術
 風吹暈又生近儒注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許慎注曰
 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

闕乎上恐亦是高誘注
鶴壽案覽冥訓畫隨灰而月運
 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燔
 下月光中令圍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于上也但此
 條太平御覽已引作許慎注矣
 注杜詩者蓋從類書中抄撮耳

鹽鐵論

鹽鐵論十卷六十篇漢桓寬撰明宏治十四年辛酉知江陰縣事新淦涂君賓賢刻吳郡都穆為跋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中撮舉寬鹽鐵論之大旨論之寬字次公宣

帝時汝南人

鶴壽案漢昭帝始元六年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與桑宏羊等議鹽鐵推酤事所論皆食貨之政而列于儒家者政事文學皆儒者之能事也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仲舒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自此以降賢良文學若茂陵唐生九江祝生輩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深致其說立意較然不詭于道真孔孟之徒哉漢代作者此書為最自本議至雜論其言治理竝可設施儒者之能事畢矣

人物志

魏志劉邵傳邵作人物志案今本作三卷十二篇魏散騎常侍廣平劉邵撰涼儒林祭酒燉煌劉昞注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在名家新唐書志昞誤作炳史通云十六國春秋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耦有心于劉昞別設一座曰吾欲覓一快婿誰坐此席者昞奮衣來坐曰昞其人也又劉邵傳末附仲長統昌言

太極圖說

陸象山疑太極圖非周元公作然潘興嗣與元公為友志其墓已及此書則可信矣獨怪王季平作東都事略于元公傳獨不及太極圖隻字此亦似別有所見非偶

遺之學者不可不知也朱子作近思錄冠以太極圖首

云無極而太極似非近思之謂鶴壽案近思錄呂祖謙

言分為十四門非朱子一人之書也

能改齋漫錄

馬氏經籍攷云能改齋漫錄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會虎

臣謨今予見會親筆書唐范隋柱國告身跋自署崇仁

則馬氏誤矣鶴壽案是編乃雜攷之書凡十卷分十三

類事始辨誤事實沿襲地理議論記詩記事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是也臨川縣今為江西撫州府治崇仁縣在其西相去僅百里

續齊諧記

梁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元吳郡陸友跋云齊諧志怪蓋

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此說蓋

本文獻通攷案廣韻云宋有員外郎東陽無疑誤齊諧

記七卷亦見新唐書藝文志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四

言詩李善注亦引東陽無疑齊諧記然則均蓋續東陽

氏之書馬端臨及陸氏說非也

藝文類聚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武德五年遷祕書丞與侍中陳叔

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歐陽詢傳武德七年詔與裴矩

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今書獨署詢名吳郡陸子

元刻浙江布政司參政胡纘宗序鶴壽案新唐書藝文志又云歐陽詢藝文

類聚一百卷令孫德恭袁朗趙宏智等同修序曰流別
文選專取其文皇覽編略直書其事分四十八門事實
居前詩文列後內有蘇味道李嶠宋
之問沈佺期詩則後來所添入也

合刻叢書

取前人零碎著述難以單行者彙刻為叢書其在宋則
石廬龔士高有五子合刻鄮山左圭禹錫有百川學海
溫陵曾慥端伯有類說秀水朱勝非藏一有紺珠集其
在元則天台徐一夔大章有藝圃掇奇華亭陶宗儀九
成有說郭其在明則海上陸楫思豫有古今說海四明
余有丁有子彙太末舒石泉有集賢書舍六子合刻新
安程榮有漢魏三十六種叢書會稽商濬有裨海新安

吳瑄有古今逸史鄞縣屠隆長卿一字緯真有漢魏叢
書海寧胡文煥有格致叢書武林鍾人傑有唐宋叢書
雲間陳繼儒眉公有祕笈六編海虞毛鳳苞子晉有津
逮祕書

百川學海左圭自序稱昭陽作噩歲柔兆執徐月謂癸
酉年丙辰月當係南宋度宗咸淳九年之三月明年甲
戌七月帝崩又越二年丙子夏元兵入臨安宋亡此書
中有李之彥東谷所見係咸淳四年戊辰所作而華亭
錢福序稱左圭為宋人非元人錢乃前明化治間人其
言必可信則癸酉為咸淳九年

藝圃按奇卷首標錢唐陳世隆彥高原贈序稱至正戊申續藝圃按奇秀水陶越艾村原贈序開入其唐宋叢書鍾人傑刻以有宣和畫譜者為真近有一卿姓人為序者無畫譜係偽本夏六八八朝定宋山此書夷門廣牘周履靖彙輯并自序又有劉鳳黃洪憲張獻翼何三畏序
 津逮秘書刻成于崇正庚午有陳函輝跋又海鹽胡震亨孝轅跋云毛君子晉刻津逮秘書成憶昔予與亾友沈汝納刻諸雜書未竟而殘于火其僅存者近亦歸之君因并合之以行酈氏水經注云積石山上有石室其

中有積卷焉世士罕津逮者此津逮之所由得名也或云津逮秘書日第六集內有金石錄墨池編二種毛實未刻目則有之
 祕冊彙函胡震亨與秀水沈士龍汝納新都孫震卿百里同刻于萬秣癸卯三人各有序
 漢魏叢書東海屠隆序武林何允中文開甫跋云叢書彙自括蒼何先生新安程氏止刻三十七種予按益其半往見緯真氏分典雅奇古閱肆藻豔四家恐失作者之意茲仍何氏經史子集舊目云
 商濬稗海康熙閒漁櫓山人蔣國祚序云四海外如中

國者凡九稗海環之又如是者九瀛海環之雖其言猶河漢無極而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安必其無邪暇日取稗海中諸編共相攷訂訛者正之疑者闕之既卒業因取稗海之說以釋是書名海之意案漢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稗官字出此字从禾傍取稊稗之義本去聲如淳音排作平聲讀地理志琅邪郡稊縣應劭音稊則此字固有平音矣蔣國祚序云云蔣氏雖未至以禾傍為衣傍然書名稗海正取稊官之稱以海見其多耳與稊海有何干涉今以稊海釋名書之意則牽混矣

稊海內孫君孚談圃後山詩話龍城錄百川學海中已有而龍城與彼顛倒不同大約以百川為是馬永卿嬾真子乃南宋初人而敘在歐陽公歸田錄之前可見其雜亂無章

汲古閣刻

毛氏汲古閣十三經除總序共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六頁十七史除總序緣起共二萬二千二百九十三頁四書共四百五十一頁津逮秘書共一百四十五種計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七頁

本草

漢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郊祀志成帝時匡衡等奏罷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游俠樓護傳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由此觀之本草在漢時其學已盛新唐書于志寧傳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宏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攷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極含氣而黃帝以

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宏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行鶴壽案據平帝紀舉通知方術本草者則漢時已有其書而藝文志何以不著錄蓋漢書為孟堅未成之書後曹大家補之或遺也夫衛生之道莫大于醫藥帝王世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文選注引天老養生經曰神農本草名醫別錄經方小品養生之要又引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然則本草不可不亟講也隋經籍志有神農本草八卷雷公集注四卷甄氏三卷桐君藥錄三卷陶隱居太清草木集要二卷名醫別錄三卷蔡英本草經四卷徐大山二卷原平仲靈秀本草圖六卷新唐書藝文

志有神農本草三卷吳普本草因六卷李氏三卷殷子
嚴音義二卷本草病源合藥節度五卷顯慶四年李勣長孫
五卷陶宏景集注神農本草七卷崇胡子蒙蔣李璋蘭
無忌辛茂將許敬宗孔志約許孝崇胡方蔣李璋蘭
復珪許宏直巢孝儉蔣李瑜吳嗣宗蔣義方蔣李璋蘭
宏蔣茂昌呂才賈文通李淳風吳師哲顏仁楚蘇敬等
誤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卷圖經七卷唐六
典注云凡藥八百五十五種三百六十六種神農本草
十二名醫別錄一百四十四種新修本草神農本草九十四
有名無用宋中興書目云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陶
隱居序曰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今以本經三品藥三百
六十五種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種合為七卷唐顯
慶中李勣等刊定
增一百十四種

曹憲呂向文選

劉肅大唐新語著述篇江淮閒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
曹憲貞觀初徵為宏文館學士不起就拜朝散大夫謨

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卒憲之書不傳傳者獨有李
善及五臣新唐書文藝傳憲始以文選授諸生同郡李
善相繼傳授是也肅宗紀初封陝王元宗遣賀知章等
侍讀中有呂向殆即五臣注文選者之一

鶴壽案曹憲
在新唐書儒
學傳不在文藝傳其文云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
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授其學大與先
生蓋檢錯卷數也若呂向則在文藝傳其文云字子回
涇州人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嘗以李善
釋文選為繁冗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詁
解時號五臣注先生不引此而獨引肅宗紀且云殆即
五臣注文選者之一豈未見新唐書邪藝文志云曹憲
文選音義卷之三李善注六十卷公孫羅注六十卷音義
十卷五臣注三十卷衡州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
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注開元六年工部侍
郎呂延
祚上之

七十二家集

七十二家集福建漳州府龍谿縣人霏雲居張燮協和
氏彙刻其總目云周一人宋大夫集楚宋玉著三卷漢
十二人賈長沙集雒陽賈誼著三卷司馬文園集蜀郡
司馬相如著二卷董膠西集廣川董仲舒著二卷東方
大中集平原東方朔著二卷王諫議集蜀郡王褒著二
卷揚侍郎集蜀郡揚雄著五卷馮曲陽集京兆馮衍著
二卷班蘭臺集北地班固著四卷張河閒集南陽張衡
著六卷蔡中郎集陳畱蔡邕著十二卷孔少府集魯國
孔融著二卷諸葛丞相集瑯琊諸葛亮著二卷魏七人

魏武帝集武帝曹操著五卷魏文帝集文帝曹丕著十
卷陳思王集陳王曹植著十卷王侍中集山陽王粲著
三卷陳記室集廣陵陳琳著二卷阮步兵集陳畱阮籍
著五卷嵇中散集譙國嵇康著六卷晉十人傅鸞鮒集
北地傅元著六卷孫馮翊集太原孫楚著二卷夏侯常
侍集譙國夏侯湛著二卷潘黃門集滎陽潘岳著六卷
傅中丞集北地傅咸著四卷潘太常集滎陽潘尼著二
卷陸平原集吳郡陸機著八卷郭宏農集河東郭璞著
一卷孫廷尉集太原孫綽著二卷陶彭澤集潯陽陶淵
明著五卷宋五人謝康樂集陳郡謝靈運著八卷顏光

祿集瑯琊顏延之著五卷鮑參軍集東海鮑照著六卷
謝法曹集陳郡謝惠連著二卷謝光祿集瑯琊謝莊著
四卷齊二人謝宣城集陳郡謝朓著六卷王寧朔集瑯
琊王融著四卷梁十八人梁武帝集武帝蕭衍著十二
卷梁昭明太子集太子蕭統著十二卷梁簡文帝集簡
文帝蕭綱著十六卷梁元帝集元帝蕭繹著十卷江醴
陵集濟南江淹著十四卷沈隱侯集吳興沈約著十六
卷陶隱居集秣陵陶宏景著四卷任中丞集樂安任昉
著六卷王左丞集東海王僧孺著三卷陸太常集吳郡
陸倕著二卷劉戶曹集平原劉孝標著二卷王詹事集

瑯琊王筠著二卷劉祕書集彭城劉孝綽著二卷劉豫
章集彭城劉潛著二卷劉中庶集彭城劉孝威著二卷
庾度支集新野庾肩吾著三卷何記室集東海何遜著
三卷吳朝請集吳興吳筠著四卷陳五人陳後主集後
主陳叔寶著三卷徐僕射集東海徐陵著十卷沈侍中
集吳興沈炯著三卷江令君集濟陽江總著五卷張散
騎集清河張正見著二卷北魏二人高令公集渤海高
允著二卷溫侍讀集濟陰溫子昇著二卷北齊二人邢
特進集河間邢邵著二卷魏特進集鉅鹿魏收著三卷
北周二人庾開府集新野庾信著十六卷王司空集瑯

瑯王褒著三卷隋五人隋煬帝集煬帝楊廣著八卷盧武陽集范陽盧思道著三卷李懷州集博陵李德林著二卷牛奇章集安定牛宏著三卷薛司隸集河東薛道衡著二卷其自述云向刻漢魏文集各具一轡挂漏特甚因為採取而補之所載皆詩賦文章若經翼史裁子書稗說不敢混收是集以六朝為界唐後雄文蔚起篇幅既廣殆不勝收體格漸離宜從姑舍且注解有出六朝以上人者附于篇中外此則不載至其人出處世次朝代一以史書為準而所採諸家亦必以二卷為率其不能足二卷者存而不論張君好古殊見搜羅苦心但

藏板稍僻播在中土者甚少吾鄉張溥天如所輯百三家集有總序又每集前皆有序于協和所采皆有之獨少宋玉一家蓋玉集采取惟在楚詞文選則亦毋庸贅列矣若夫新安汪氏彙編漢魏六朝二十二家集金閻世裕堂梓行者曾無一家出于二張所采之外而序引亦皆州州然予插架特竝存三家而不廢

鶴壽案文選總集也七十

二家集別集也總集始于摯虞文章流別杜預善文謝沈名文集孔道文苑而昭明太子文選繼之別集見于新唐書藝文志者荀况集二卷宋玉集二卷先秦之文也自漢武帝集二卷至揚雄集五卷凡二十一卷前漢之文也自崔篆集一卷至王粲集十卷凡五十七家後漢之文也自魏武帝集三十卷至鍾會集十卷凡五十一家魏文也自許靖集二卷諸葛亮集二十四卷蜀文也自張溫集五卷至紀騭集二卷凡十五家吳文也晉文也

集自宣帝至滕演凡二百六十八家宋之集自武帝至
 袁粲凡六十八家齊之集自竟陵王至張融凡十三家
 梁之集自文帝至後梁明帝凡二十七家後魏則有文
 帝高允以下十一家集北齊則有陽休之邢邵以下四
 家集後周則有明帝趙平王以下八家集陳則有後主
 沈炯以下十四家集隋則有煬帝盧忠道以下二十六
 家集此漢魏六朝以來別集之大
 略也今則散佚者居其大半矣

初唐四子集盛唐二集

初唐四子集亦張燮刻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刻
 至照鄰而燮卒其弟紹和刻駱集繼之又刻盛唐二集
 李邕蕭穎士也予別有仁和虞九章宛上顏文選注駱
 集六人中李邕竟以讒誅死元宗之失德亦多矣獨此
 一事哉

後村居士集

宋刻後村居士集五十卷劉克莊潛夫著淳祐九年己
 酉春竹溪林希逸撰序詩十六卷詩話二卷詩餘二卷
 記二卷序二卷啓四卷樂語雜啓上梁文合一卷疏青
 詞合一卷題跋二卷祭文二卷祝文二卷墓志五卷表
 牋一卷玉牒初草二卷書三卷行狀三卷總目分上下
 卷二十以前爲上卷二十以後爲下卷目錄末行注迪
 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秀發編次克莊位卑無事
 迹然文章甚有名宋史文苑傳詳于北宋南渡寥寥數
 人克莊竟不入不可解克莊散文僅能具體無甚可取

詩則力埽陳言獨開生面自成一家矣題姚三錫書鈔云漢儒之罪甚秦灰宋季家法盡喪瀾倒波翻吾何尤

乎克莊

鶴壽案劉克莊莆田人淳祐中賜同進士出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諡曰文定其位亦不為卑

矣汪景龍云潛夫落梅詩有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之句或以示柄臣由此閒廢十載其詩初學

晚唐後學放翁

天下同文集

天下同文集五十卷元廬陵周南瑞輯大德甲辰同里劉將孫序稱政厖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振今混一之盛開闢所未有南瑞此編選精刻妙云云案吳艸廬集有贈周南瑞序稱南瑞字敬修

扁濂溪二字于室人多譏之但廬陵之周與舂陵之周必同所出此不足議惟慕濂溪而不得其門徒好文詞之陋宜熟讀通書予謂南瑞所編次者如其其學識固卑但艸廬以通書進南瑞竊恐通書亦何足為學惟不及太極圖稍為有見

蛾術編卷十四終

蛾術編卷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校刊

說字一

說文序目在書後

漢人之書序目皆在末尾徐鉉校原本說文亦然宋元以下序目在前矣今說文前先有標目每部首皆有反切攷毛扆跋乃知徐鉉所加但臥身身衣四部誤列于尾部之後書中及許氏原目俱在重部之後裘部之前仍不誤攷宋刻乃知徐鉉本不誤係毛氏錯亂今取徐

鉉校原本說文隨文發揮參之以鉉弟錯通釋史記太
 史公自序從昔在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至自黃帝始
 序文也從維昔黃帝法天則地至俟後世聖人君子目
 錄也而在百三十篇之末班孟堅漢書敘傳從班氏之
 先與楚同姓至故密爾自娛于斯文序文也從皇矣漢
 祖纂堯之緒至正文通古今目錄也而在百篇之末
 是漢人著書序目皆不在前淮南子二十一一篇其末一
 篇曰要略高誘謂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
 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是要略一篇即序文也而目
 錄即在序文中故曰有原道有倣真有天文有墜形有
 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
 道應有汎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
 修務有泰族此本古法孔子刪書作序三十六篇綴于
 卷末唐時作疏者移于各篇之首非也孔子贊易所序
 六十四卦亦必綴于卷末漢時讀經者列諸雜卦之前
 也亦非

六書原本八卦出非一時

說文許慎自序開首從庖犧氏作易八卦敘述起然後
 繼以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史倉頡造書契蓋未有書
 契先有八卦八卦為六書原本而出非一時偽古文尚
 書序以書契與八卦同時而造俱出伏羲非也詳見尚
 書後辨鶴壽案尚書後辨于偽孔序引閻百詩古文尚
 紀劉恕外紀陳樞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
 伏羲乎許慎說文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
 造書契晉衛瓘傳子恒作書執曰昔在黃帝翔製造物
 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
 黃帝無疑矣謂庖犧氏為萬世文字之祖此自為畫八
 卦言之六書之學原本于八卦卦之畫不待于六書
 孔序非是先生此條但引閻氏以駁偽孔而于原本八
 卦出非一時之由竝未說出今案說文自序即用繫辭
 繫辭始作八卦韓康伯注云聖人作易无大不極无微
 我行編 卷十五 二 世楷堂

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孔
穎達疏云近取諸身若耳目鼻口之屬遠取諸物若雷
風山澤之類舉遠近則萬事在其中矣繫辭蓋取諸離
韓注云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麗于水獸
麗于山也孔疏云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象以制器者
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
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于義未
善孔氏所以駁韓氏者孝經援神契云三皇無文是五
帝以下始有文字三皇者風俗通謂遂皇戲皇農皇也
五帝者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繫辭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自序謂神農氏結繩
為治亦用繫辭蓋庖犧以前至于神農皆未有文字故
結繩而治及黃帝時造書契始以文字記事繫辭易之
興也其于中古乎虞翻注曰與易者謂庖犧也文王書
經繫庖犧于乾五乾為古五在乾中故興于中古繫辭
以黃帝堯舜為後世聖人庖犧為中古則庖犧以前為
上古張惠言曰乾五離火生乎木庖犧以木德王帝
出乎震故文王位之乾五離火生乎木庖犧以木德王帝
農以前竝無文字然則繫辭所謂離者但取離卦之名
爻象之體為罔罟以佃魚耳若依韓氏說取離卦之名

則是庖犧時已有文字矣不知其時但有八卦爻象之
體乾為三畫取象于天坤為六畫取象于地而已尚無
乾卦坎離震艮巽兌等字至黃帝時造書契始因三畫
之卦而名之為乾因六畫之卦而名之為坤但庖犧畫
卦已形之于點畫故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遂從而推
廣之舉凡天下事物悉形之于點畫若庖犧以來始終
結繩而治從未有形之于點畫者則倉頡始乎庖犧繫
此是八卦為六書之原本也或曰重卦始乎庖犧繫辭
言神農氏作耨耨之利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
嗑似庖犧氏已有六十四卦之名故神農氏取之則文
字不始于黃帝時曰是自然庖犧所重之卦亦止有其
爻象之體逮倉頡造書契乃因震下巽上之象而造益
之文因震下離上之象而造噬嗑之文安得謂八卦與書
契竝出一時哉

文字書

自序云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初
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依類象形故謂

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攷文部云錯畫也象交文
 尚書偽孔序疏引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正與許自
 序義合而文部無之蓋脫落子部云字乳也从子在宀
 下尚書鳥獸孳尾偽傳云乳化曰孳而史記五帝本紀
 孳作字正與許自序義合偽孔序疏云書者舒也書緯
 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劉熙釋
 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璿璣鈴正與許自序義合聿
 部書著也亦正與自序著于竹帛合而釋名亦得通一
 義也總之文字書有三名就其造作之初象分理別異

之形而言謂之文就其從文而生展轉增加如人生子
 而言謂之字就其著于竹帛積成簡編而言謂之書其
 實三者皆通論語則以學文馬融曰古之遺文皇侃疏
 云五經六籍是也文行忠信皇疏引李充曰典籍辭義
 謂之文則文即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謂一
 字則文即字然許氏必曲覈而詳列之者自稱其書曰
 說文解字故溯流窮源明辨皙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唐太宗諱民高宗諱治故治改又民改品宋刻
 仍之官改工則未詳鶴壽案此一種既名說字則凡所
序云百工以又萬品以察序原文作敘今改作序支部
云敘次第也从支余聲咎繇謨曰天敘有典釋詁曰舒

業順敘緒也。廣部云：序，東西牆也。从广，予聲。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則敘不當書序也。以原文作呂，今改作以。已部云：目用也。从反，已蓋與已篆形執略相反。或作以者，由隸變加人于右也。據左氏宣十五年傳：反正為之。孔疏引說文：自敘形聲相益。句下尚有文者，物象之本。一句今已佚去。自序云：箸于竹，帛謂之書。今依俗本作箸。箸之本作者，假借从竹者，別事之詞也。箸飯，飯也。敝者，傾側之意。箸必傾側，用之故曰飯。敝假借為箸。明字故者，明之者从竹，俗本从艸。說文：無此字也。聿部云：書者，箸也。本亦作者。今本假借从竹耳。咎，絲謨曰：百工惟時，工與官古通用。

六書大意

自序說六書大意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

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案保氏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疏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云：轉注者，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云：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云：諧

聲者卽形聲也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闌闌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愚攷鄭首象形形雖是造六書之本似宜冠首但許以指事爲首與鄭作處事不同許舉上下二字爲說緣上下之字使人一目了然毋庸擬議者推此而言則一二三等亦是指事指事當居首矣司農作處事殊非賈傳會以爲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其實上下竝不從人乃又妄申說云各有其處事得其

宜此人事之後起者宜其退居第四矣斷從許自序爲確次象形者上下無形可象字立而形乃見故居首日月先有是形而字卽象之故居次也次形聲者上下視而可識不必贅以聲象形業已畫成其物無暇再加聲至于江河則先有此水名矣將造此字而但著水形無以顯江河故用形聲配合然則形聲卽從象形而生必當次象形後鄭衆改諧聲不知字重在形不重在聲故每部中字从某某聲者總歸所从之字爲部首不歸聲也賈亦明知當云形聲故臚列左右上下外內但艸部百艸也从二艸俗改作草竝非上形下聲闌字門部在

新附說文所無之字何得舉以爲說闡市外門也从門
貴聲則是外形內聲銜字金部云馬勒口中从金从行
行馬者也則又內外皆形而無聲也次會意者江河尚
有形可配以聲武信則無形可配只得舍卻象形專取
其意然欲摹寫字意必須取兩字成一字意乃顯矣聲
則無暇及也次轉注者江聲曰說文云同意相受則轉
注者轉其意也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
槩數字者爲轉注春秋左傳曰止戈爲武穀梁傳曰人
言爲信故武信爲會意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
茲之注老屬會意人老則須髮變白故老从人毛匕此

合三字爲誼者也立老字以爲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
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字之外凡與老同意者
从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槩數字所謂同意相
受也江此說可節取乃又云五百四十部凡部首皆可
爲建類一首每部云凡某之屬皆从某九千三百五十
三文除部首外其餘皆可爲同意相受皆是轉注此則
非也卽如江河从水象形也工可取其聲老部考字从
老會意也从丂亦取其聲非有意蓋形聲會意轉注三
者皆合比兩字而成但形聲兩字一形一聲會意兩字
皆意無聲此其別也形聲從象形生出未離本始轉注

從會意生出展轉方見此其別也从水未見其必爲江河然衆水竝流中有微陽江河之形顯然明著若人毛由黑化白字中何能顯著不過意而已矣然則會意已不及形聲退居第四轉注又從會意出安得不退居第五然以老部言之如耄字年八十曰耄从老省从至从至亦頗有意故不云至聲蓋七十曰老再加十年老之至矣故从至考字老人行才相逮从老省易省行象讀若樹則从易省亦會其意非聲考字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子字有意非聲此三字正與武信同仍歸會意不得云轉注此外七字一爲部首其餘六字

耄者考者耄考乃但可爲轉注耳若云五百四十部皆轉注則但言五者足矣安得別列轉注一目而名之爲六書乎終之以假借者江聲曰說文云依聲託事則假借者循聲而借也蓋諧聲者定厥所從而後配以聲聲在字後者也假借則取彼成文而卽仍其聲聲在字先者也令者縣令也假諸號令長者官長也借取修長是卽仍所借字之聲也說文止云令發號也長久遠也其借誼則俱未之及蓋假借一書爲誼極蕃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假借也江此條亦可節取六書皆造字之法而假借但取成文用之毋庸復造此

必當居末者也總而論之許氏推演六書大意逐節排
比秩然不紊惟就其次以繹其說旨趣瞭然矣六書者

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
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諸瞽史分職專司則字書

之分而為六自古而然矣但其先後次第經無明文鄭
司農班孟堅皆以象形居首蓋天下事必先象其形而

後可以指其事也今既論說文則自當依許君之次戴
東原曰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

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
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于字而字有

可調之聲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
大端也因而博行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

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數字共
一字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印吾台予之皆為我其

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共數用者依于義以引伸依
于聲而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

其兩端也六者次第出于自然立法歸于簡易叔重
必有所師承厥後世遠學乖罕觀古人制作本始謂諧

聲最為淺末者後唐徐諧之疏也以指事為加物于象
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不

可指則會其意不可會則諧其聲且無徵特蕭楚諸人之
謂轉聲為轉注者起于最後于古無徵特蕭楚諸人之

臆見也蓋轉注之為互調失其傳也且有指事象形聲
曰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而有指事象形聲

會意而字形盡于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于此矣有
轉注假借而字義盡于此矣異字同義曰轉注異義同

字曰假借有轉注而百字可一義也有假借而一字可

數義也字形音之書有如大篆字義之書有如爾雅

趙宋以後言六書者不知轉注假借所以包括諸訓之
全而謂六書為倉頡造字六法說轉注多不可通今案

東原先生以爾雅之訓詁當說文之體轉注假借為字之用
分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為字之體轉注假借為字之用

此尤不刊之論也
視而可識者不待象而其形已彰察而見意者不必會
而其意可見伏羲初搦一畫若作一點為主字或作一

豎為一，字似皆可，但畫卦用手一舉而畫之，自然從左起，畫至右止，畫此順其手之勢，宜為橫而不宜為從者。許言上下則一二三之為指事，不待言上則一在一之上，下則一在一之下，不問而知上下在一畫之後矣。此指事為制字之本，斷無先之者也。鶴壽案段茂堂說文注人皆譏其擅改篆

文余謂改之而無據不可以訓若改之而有據固可適從即如宋板徐鉉本一部上字古文作篆文作且而古文上帝字下注云古文諸上字皆从一篆文皆從二古文上字示部示字篆文作示注云从二古文上字據此則知古文上當為二而篆文且當為上矣說文以二為指事段注云此謂古文也有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者視之而可識為上下察之而見上下之意許于一部曰二高也此指事一底也此指事敘復舉以明之指事之別于象形者謂一底也此指事敘復舉以明故一舉日月一舉二形謂一底也此指事敘復舉以明

此指事象形所由分矣指事亦得稱象形故乙丁戊己皆指事而丁戊己解曰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而四解曰象形有事則有形而其實不能混指事不可以會意穀合兩文為會意獨體為指事徐金楚及江良庭往往誤認

江聲曰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故从口象其形也月太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故外部不周象其闕也是

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由此推之凡山水魚鳥等實有其形而字象之者胥視此。鶴壽案說文以日月為象形

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从目而以象其形箕从竹而以甘象其形是也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附于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文故與此別

論語曰能近取譬則譬有近意取譬相成者取其聲之
 近而已鄭康成說假借之法曰趨于近之說詳下假借
 可取聲之近則形聲亦取其近江今人讀古雙切者雙
 音亦變音近疆而古音則古紅反讀為工故曰工聲古
 無平上去入之分或以可為何合戈反故河得可聲其
 上文先云以事為名則指偏旁从水而言水形也而云
 事則知指事為象形之本說詳後鶴壽案說文以江河
 為形聲段注云其字
 半主義半主聲半主義者取其義而形之半主聲者取
 其聲而形之不言義者不待言也許所謂以事為名取
 譬相成者江河之字以水為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
 可成其名也其別于指事象形會意者指事象形獨體
 形聲合體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會主義聲或在左右
 或在上下或在中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

而兼形聲也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某字為之聲也

江聲曰武信為會意武信之外如孔子曰推十合一為

士韓非曰背公為公逮安說止人為勾以及皿蟲為蠱

凡夕為夙白辰為晨之等皆合兩字而成誼者也亦有

合三字為誼者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是也皆所

為比類合誼以見指搗者鶴壽案說文以武信為會意
 段注云會者合也合二體之

意也一體不足見其義故必合二體之意以成字比

合人言之義可以見必是信比合戈止之義可以見必

是武凡會意之字从人言从止戈皆二

字聯屬不得曰从人从言从戈从止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乙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曰轉注者其義可以轉相

注釋如爾雅釋詁釋訓等初哉首基之類皆始也而始

亦可訓初許云轉注考老是也老部老字注云考也考
 字亦注云老也則知始也者建類一首也初哉等皆同
 意相受也愚謂戴說非也文字之學與訓詁之學各專
 一家說文雖兼訓詁然以文字為主爾雅通釋文字卻
 以訓詁為主不可猥并況許自敘此段方說造字本原
 訓詁在後戴拘于考老之互相訓而為此說若審如此
 則說文中屬轉注者寥寥何足以為六書之一乎竊以
 形聲緊蒙象形會意則舍形取意轉注從意而轉加之
 以聲凡說文中从某某聲而所从之字為象形者形聲
 也所从之字為會意者皆轉注也鶴壽案先生不信戴氏之說以為轉注從

意而轉加之以聲不知轉注者數字展轉互相為訓所
 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如先生說則轉注
 止用得會意一種文字矣說文以考老為轉注段注云
 老部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考以老為轉注考是為
 形聲蓋老之形為人毛也屬會意考之形从老考聲屬
 形聲而其義訓則為人毛也屬會意考之形从老考聲屬
 草木之始為人體之始為牆始築肇為戶始開祖
 為始廟元為始吉胎為始生俶為始獻落為宮室始成
 而祭之權輿之為始蓋古語說文未嘗不同此義也其
 有以假借為轉注者如會下云會益也即增邑下云
 匕合也匕即比爾雅訓哉為始謂哉即才之假借也毛
 傳訓瑕為遠謂瑕即遐之假借也故轉注中可包假借
 必二之者分別其用也既假借而後與假義之字相轉
 注未假借則與本義之字相轉注六書中轉注假借二
 者所以包羅爾雅而下一切
 訓詁音義而非論字形也

江聲曰師从自取眾意官从自與師同意則官為師之
 轉注善與美同意亦如之皆異部之轉注也愚謂言部

善吉也从言从羊此與美同意羊部美甘也羊在六畜
 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市部師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市
 从市自四市眾意自部官吏事君也从山从自自猶眾
 也此與師同意此皆會意也合兩字以成一字而兩字
 皆取其意則歸之會意此四字許明云會意而江反以
 為轉注可以言許氏學乎總之善美師官之類一字兩
 從可以入詁亦可以入羊可以入市亦可以入自若六
 書則定從一書不可復移而江忽犯形聲忽侵會意斷
 不可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音例云先儒說字比方為音魏祕
 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
 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趨于近之而已守節
 所引鄭說不知見于何書似即鄭所論六書假借之法
 實非論音讀守節援之以說音切耳蓋鄭于六書別有
 論著而今亡矣其言與依聲託事正合

鶴壽案轉注者
專主字之義假

借者兼主字之聲說文以令長為假借段注云命之本
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
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為之是謂假借許書有言以
為者如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也而以為行來字鳥考鳥
也而以為鳥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為朋攬字有
言古文以為為者如洒下云古文以為為麗埽字足下云古
文以為詩大雅字下云古文以為為巧字而與來鳥朋
字不同者本有字而代之與本無字有異也許書又有
引經說假借者如玆人姓也而引周書布重莫席解云
範假玆為好也莫火不明也而引周書布重莫席解云

翁席也謂顧命假莫為莖也聖古文盜以土增大道上
 也而引唐書朕聖讒說殄行解云聖疾惡也謂堯典假
 聖為疾也此由古文字少之故大抵假借始于本無其
 字及其後也既有其字而多為假借許以漢人通借繁
 多學者不識何字為本字何義為本義故為之依形以
 說音義而製字之本義昭然可知本義既明則用此字
 之聲而不用其義者乃可定為假借本義明而假借亦無不明矣

漢藝文志云周官保氏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
 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此先後次敘及異字與許及鄭不
 同攷後漢書鄭眾卒于章帝建初八年班固卒于和帝
 永元中而許慎自述其作說文始于永元十二年庚子
 至安帝建光元年辛酉慎已病不能行遣其子冲齋詣
 闕以獻凡二十二年書始成則鄭班二人皆在慎之前

頗遠說六書不同者慎改鄭班別有所據

鶴壽案有籀形象事而後

有象意象聲有形事意聲為文字之體而後有轉注假借為文字之用則班與許略同且形在事之先也

江聲于文字主許慎乃所作六書說刻之石不從許氏
 次敘并不從鄭眾周禮注班固藝文志直以己意定其
 先後云象形會意諧聲是正指事轉注假借是貳指事
 統于形轉注統于意假借統于聲予面質之一二至于
 六書何屬江亦不能不以為指事然則指事居首象形
 所以助指事之所不及何得指事反為象形副貳又于
 不至等字盡反許說謂許雖謂之象形其實是指事書
 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毛扆據北宋板徐鉉校說文本刻

之自敘作形聲甚明而江引此改為諧聲予又面質之則云據李燾本今俗刻說文五音韻譜皆云是李燾誤作形聲甚明江何據而知李燾本作諧聲也北魏術藝江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文字多用許氏自敘前篇六書次敘及作形聲與許同甚明李延壽北史江式傳則作諧聲魏收在前延壽在後彼特據鄭眾改耳延壽改舊史最多謬妄予十七史商榷力辨之

徐錯始以訓詁為轉注戴震吳穎芳

字西林錢唐人著說文理董

江

聲從而和之穎芳云古人造字未嘗胸中排列六書曰吾將取指事象形吾將取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及其字

成无不合于六書者是以轉注假借即在四者之中不知六書中轉注斷然別為一書若從穎芳說當減為五書矣且鄭樵六書略攻擊說文不遺餘力王柏程端禮戴侗周伯琦一班妄人隨聲附和言許慎但知象形諧聲二書說會意已少至指事轉注假借豪無知識甚而至于樓鑰班馬字類敘云叔重說文野陋淺薄謬妄欺世愚謂此輩何足責可怪吳江二人知尊信說文乃不知一二三四五六之敘遂致大惑終身不解戴侗六書故全是杜撰其作諧聲則從鄭眾而卻又以已意擅改為諧聲江聲卻與之暗合說文龠部諧字注

引尚書八音克諧今本作諧攷諧樂和諧也故引夔典樂之言以證若克諧以孝未必用此字言部諧字注詒也从言皆聲詒字注諧也从言合聲詒字無攷而皆聲合聲亦有和合之意況其上文計會也下文調和也詒合會善言也會合和調與諧詒類聚一處其意顯然可見惟樂聲之和當从龠語言文字之和仍从言戴何據而改之妄矣

六書分君臣佐使

指事君也象形臣也形聲會意轉注佐也假借使也天下字無先于一二三斷不可謂之象形萬不得目爲會

意其爲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之指事無疑說文鑿鑿注明指事者只有上下二字因一二三不待言耳故指事君也日月山水等指事所不能及則畫成其物象形者大臣居宰輔之任助君布政者也象形不足以盡則半形半聲以佐之無形而但有意者形聲之所不能盡則會意以佐之又不能一一用意則凡同意者半意半聲轉相爲注以佐之三者皆衆小臣遞佐大臣者也五者備而文字之用略周矣然一事但供一事之用恐不足給故有假借明永嘉方日謙子升韻會小補每韻先取一字數音者其一字一音者別爲獨音而列于後甚屬

寥寥可見天下字數音者居其七八獨音者居其二三
 除本音外餘音皆假借也字有數義說文往往不備除
 本義外餘義亦假借也舊焉皆鳥名舊借作新舊焉借
 作語助皆依聲託事也蓋造成字後惟人意之所驅遣
 所謂使也鶴壽案天地間先有日月山水而後有日用
 飲食若製字而必以君臣佐使論則象形宜
 為君指事宜為臣不然則先臣而後君也以轉注為佐
 則假借之依聲託事亦所以佐五者之闕佚也以假借
 為使則轉注之同意相受亦所以給
 四者之使令也此論雖新恐非其實

指事必為君其形視而可識不待象也其意察而即見
 毋庸會也至于視之不可識然後有象形察之不能見
 然後有會意江河以水以事為名工可取譬相成然水

形也而謂之事形統于事也令長會意也借為縣之令
 長亦謂之託事蓋假借亦從指事而起如上時亮切借
 為登上之上則時掌切矣下胡雅切借為降下之下則
 胡駕切矣五者皆出指事指事非君而何
 徐鍇繫傳于上部備論六書相比偶之意反覆幾千言
 所苦形聲與轉注纏繞不清如云松柏木之別名同受
 意于木又云江河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之江河松柏
 同謂之木木不可同謂之松柏散言之曰形聲總言之
 曰轉注豈知江河松柏皆半形半聲全與轉注無涉轉
 注則半意半聲而無形故藁者者者蒼考可同謂之老

而老亦可同謂之薨者考老蒼考豈若江河與水松柏
與木但可一注不可轉注者乎必如予說形聲從象形
來轉注從會意來方覺截然不紊
戴震曰轉注如釋詁數字同一解老訓考考訓老轉相
為注若如江聲之說則轉注一書忽犯形聲忽侵會意
不得分為六矣江聲辨曰六書是古人造字之術若訓
詁已落後一層恐非是且六書中惟象形字可獨用一
書成文其餘則或兩字或三字配合不得不兼三書兩
書不可以某字屬某書截然六分之也愚謂訓詁落後
一層駁得倒戴震而不得不兼兩書三書之說卻不可

以回護江聲之說何也如予之說薨字半意半聲而無
形以此推之半形半聲者仍屬形聲全是意者仍屬會
意惟半意半聲者屬轉注于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及轉
相為注從意而轉倍覺分明六書之中鑿鑿另有此一
種書截然不可混殺何忽犯形聲忽侵會意之有何不
得不兼三書兩書之有何不可六分之有于一二三四
五六次敘守得定絲豪不可顛倒移易矣鶴壽案別俗
異言古雅殊
語必轉注乃可知爾雅稱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做落權
輿始也凡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戴東原
謂轉注如釋詁數字同一解而江良庭謂訓詁已落後
一層此由不知六書中轉注假借二者已包括訓詁諸
書也然其誤會自漢已然班固藝文志以爾雅小爾雅
古今字入孝經家以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

纂別字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為小學家不知爾雅
 小爾雅古今字與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同為訓詁
 之書是六書中之轉注假借也且曰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此言九謬指事象形形聲
 會意乃造字之法轉注假借則用字之法有史籀八體
 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別字等篇以著指事象形
 聲會意之文乃有爾雅小爾雅古今字倉頡傳倉頡訓
 纂倉頡故等篇以說轉注假借之用則不得歧而二之
 矣

蛾術編卷十五終
 此卷之末
 六書之末
 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為小學家不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與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同為訓詁之書是六書中之轉注假借也且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此言九謬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乃造字之法轉注假借則用字之法有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別字等篇以著指事象形聲會意之文乃有爾雅小爾雅古今字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等篇以說轉注假借之用則不得歧而二之矣

蛾術編卷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德校刊

說字二

六書倉頡已備其名至周始定

或問六書自倉頡已備乎曰據自敘繹之倉頡已備但其名則至周始定上言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是倉頡有指事象形下言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其後也者或即指倉頡則并有形聲又言著于竹帛謂之書昭十二年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疏引偽孔書敘

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疏云三墳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典則倉頡已有書籍所造字已多既有形聲亦必有會意轉注假借原為字少而設疑倉頡亦當有六書殆已備乎其則未有又言迄五帝三王之世攷易殊體愚謂敘言改易其實兼有增多此下方言周禮保氏云云則許意明以六書至周始定意者自黃帝至周文武文字孳乳大備而周公始定此名蓋倉頡非先立此六書名目方造字乃造成已久後人

追定其名也

鶴壽案先生謂六書倉頡已備則是謂其名至周始定則非造字必始于一二三此

蓋依庖犧畫乾坤二卦為之黃帝臣隸首作算數即用此一二三字推衍之是指事已備也然指天之高而造上字指地之低而造下字不即名之曰指事而何次造水火等字庖犧畫坎離二卦坎以象水離以象火略具形模至倉頡則造火以象南方之行炎而上造水以象北方之行泉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氣是象形已備也然象日之實而造日字象月之闕而造月字不即名之曰象形而何次造風澤等字庖犧所畫震艮二卦震為雷艮為山其字已在象形中矣而又畫巽兌二卦巽為風風字从虫象形也在象形中矣而兌為澤澤字从水象形也而巽其聲也半形半聲合而成字是形聲已備也然合水與工而造江字合水與可而造河字不即名之曰形聲而何天地水火風雷山澤既見于指事象形形聲矣于是有合兩字之義而為一字者數始于一終于十故士字从一十孔子所謂推十合一為士也器受蟲害者為蠱故蠱字从蟲从巛左傳所謂于文四蟲為蠱也則會意已備而武从止戈信从人言皆是比合其義即名之曰會意焉又有數字同義而可以通用者如初為

裁衣之始基為築牆之始裁衣築牆雖異其訓為始則同乃取裁衣之始以當築牆之始則轉注已備而以考注老以老注考若水之相灌注即名之曰轉注焉况古初字少甚至有但有其事並無其字者如有上下即有東西南北然無西字西鳥在巢上也而借以為東西之西有君臣父子即有朋友然無朋字朋古文鳳也而借以為朋友之朋則假借已備而宏廓之皆為大四十字可相假儀若之皆為善靖惟之皆為謀十七字可相假若器物之借用即名之曰假借焉然則六書之法倉頡定之六書之名亦即倉頡名之豈待周禮保氏始分某字為指事某字為象形哉且吳穎芳謂古人造字未嘗胸中排列六書云云先生于前卷力斥其非而此言倉頡非先立六書名目云云

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

自敘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汲古閣刻及明天啓七年世裕堂刻分韻本皆脫或

同二字徐鍇曰倉頡所作歷代改變故史籀作大篆大體不甚相遠徐說是蓋倉頡初造及歷代增改通稱古文史籀因而定之近刻脫落使人疑籀專逞私臆故與

古文立異賴徐鍇繫傳存古本據以補入李文仲字鑑敘引此并北

魏書及北史江式傳皆有或同二字自敘又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

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而漢藝文志于小學首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止六篇矣師古曰籀音冑班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不知許所云與古文或同或異者謂倉頡下至周初古文

乎謂孔壁古文乎徐繹之乃知自倉頡下至文武周公
 時之古文卽是孔子書六經而藏于壁中之古文惟史
 籀與此古文雖或有同者要之別爲一體此爲籀文而
 非古文矣班又云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
 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說文作中車府博學七
 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
 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
 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此說隸書名義甚明江式
云以程邈所作邈徒隸卽
謂之隸書邈嘗
居官豈徒隸乎由此觀之秦篆與大篆同多異少大篆
 與古文異多同少古文由來至遠奇奧艱深故史籀改

趨省易至秦篆更省易矣隸書繼作卽與後世楷書同
 而秦篆亦幾幾近之乃其文字多取史籀可見大篆與
 古文異多同少然夫子必矯之而用古文何也籀文周
 代後起之俗字周易伏羲文王作尚書虞夏至西周史
 官作詩大半出西周以前禮樂皆出周公故不用宣王
 以下之字書之且史籀十五篇建武但亡其六則尚存
 九篇班與許自必親見之孔子左氏用古文書經傳藏
 壁中魯共王發得之入于祕府兩漢大儒皆見之許亦
 從師受之此所以目驗而知孔左經傳卽古文非籀文
 也周宣王石鼓今在國子監予親見之韓退之歐陽永

叔皆云史籀作其字體略用秦篆與古文作科斗形頭

羸尾細者迥別

鶴壽案大篆與古文同者許書不復載其異者則十四篇中悉載之自一部籀

文願起至西郡籀文止蓋大備矣籀太史名自紋云漢興有尉律學僮十七百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此非史籀之籀竹部云籀讀書也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揮而繕寫至九千字之多也二者不相涉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孔子書六經以古文于壁中經知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于張蒼所獻知之左氏竝不在壁中經內故自敘分別言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而先生謂孔子左氏古文經傳竝藏孔壁誤矣且左氏之出遠在六經之前攷漢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以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係之孔壁于春秋左氏但云藏于祕府不言所出以許氏自序參之其藏本殆即蒼所獻當在惠帝三年既除挾書之律之後下距武帝末共王壞孔子宅幾及百年而先生謂共王得之入于祕府又誤矣况前卷說錄內三傳廢興一條先生云祕府有左氏蓋先出漢初而此又云

左氏與六經同出孔壁何也

倉頡爰歷博學

自敘云其後諸侯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顏師古急就章注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小篆漢藝文志作秦篆倉頡爰歷博學後人或稱爲三倉魏志武帝紀建安五年裴松之注云馗古達字見三倉隋經籍志亦云三倉三卷名三倉者漢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

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十五章并為倉頡篇三倉之名所自來矣郭璞注北山經引有埤蒼李賢注後漢書引有埤蒼又有廣蒼埤有附益意廣者增廣此二書或即爰歷博學并入後得此名也

鶴壽案三倉者藝文志倉頡一篇自注云上七章既以倉頡為上篇則必以爰歷為中篇博學為下篇矣自揚雄作訓纂後班固續十三章賈勳作滂喜篇梁庚元成云倉頡五十五章為上卷揚雄作訓纂記滂喜為中卷賈升郎更續記彥均為下卷人稱為三倉張揖作三倉訓詁陸璣詩疏引三倉說郭璞作三倉解詁蓋魏晉時早有三倉之稱矣訓纂終于滂熹二字滂熹者滂沱大盛賈勳用以為篇目而終于彥均二字故庾氏云揚記滂喜賈記彥均隋志云揚作訓纂賈作滂喜一也喜與熹古通用彥音盤大也其班所續十三章并在賈三十四章之內

以倉頡爰歷博學為三倉徐鍇繫傳如此而江式云倉

頡爰歷博學合一篇為上卷揚雄訓纂為中卷後漢永元中郎中賈勳作滂嘉篇為下卷故曰三倉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如此但北魏術藝江式傳式于延昌三年欲修古今文字四十卷上表論字學凡一千七八百字史全載之北史略同竝無此說其所舉書名自周秦下至魏晉甚備但舉及三倉初不言三倉如何分卷江式所修之書不但不傳在當時并未成其議論除北魏書北史外決無他處再有所見應麟之言恐誤

秦時古文已絕

自敘云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

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案八體首列大篆古文擯而不與益見秦書本于史籀史籀與古文異多同少又云漢興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愚謂八體緊蒙上文秦書八體而言漢藝文志此段與許大相矛盾彼志于保氏六書下卽接云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也此下方敘秦三倉及隸書顛倒不明果如其說則秦時古文未絕直傳至漢而漢初習者且極盛矣若依許則六體乃王莽方有西漢初竝無也

其說詳後

十七史商榷

已詳辨之惟諷籀書九千字當從漢

志去籀字此諷是諷誦下試八體方是試使書之所諷不知何書若云籀書斷無如此之多又以爲尚書史彼志作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令史者掾屬也謂尚書御史之令史能史書者也史書大篆小篆也漢初沿襲秦故也許刪御史二字但御史大夫亦係政本此二字從彼

志不刪亦可漢人善史書者甚多尚書御史之令史多矣而此令史則以能史書得名依彼志添史書令三字亦可鶴壽案秦焚六經則六經之古文絕矣然太史籀則古文之入于籀文者猶未盡止而刻符蟲書等閒或用之即李斯倉頡篇中亦多古字則非悉損古文而不與也學僮所諷籀者即是尉律之書諷者口誦之也籀者以筆綴集之也即此是試學僮之事故云乃得為史下言試以八體則又是一事先生疑籀即係籀文故以為所諷不知何書夫說文全部止有九千餘字則籀文安得如許之多史記太史公自敘云籀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籀與籀同音通用亦謂綴集之也先生既攷據說文豈未見竹部訓籀為讀書乎周禮稱史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者若今起文書草也凡官府郡縣皆有掌書之史不獨尚書御史有之段茂堂云八體漢志作六體攷六體乃止新時所立漢初蕭何草律當沿秦八體耳漢志固以試學僮為蕭何律文也自學僮十七至輒舉劾之許與班略異而可互相補正班云太史試學僮

許則云郡縣試之而後郡移太史試之班云諷書許則云諷籀書班云六體許則云八體此許詳于班也班云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許但云尚書史班云吏民上書此班詳于許也二書未可偏廢

艸書

自敘于漢興之下尉律之上云有艸書艸與隸同時而起非有先後即如下字多字下字凡隸書中帶艸者甚多無艸則無隸艸與隸相為表裏也鶴壽案艸書連上八體言之秦有八體隸書居末漢興又有艸書字體之變極矣段茂堂注漢興艸書不知誰作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之宋王惜曰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章艸之始也趙壹曰起秦之末有非艸書一篇

王莽六體

自敘云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案孝平時徵諸臣說文字事見

漢書平帝本紀及王莽傳合三倉及爰禮等所說揚雄所續共只五千餘字而藝文志乃言蕭何草律學僮諷籀書多至九千字以上其謬顯然益見當從說文作諷書籀字衍所諷之書大約即尉律之類而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亦在其中所列亡新六體書即藝文志所指為蕭何草律以試學僮者許別有所據而改正之辨已詳商權至六體中但云篆書不分大篆小篆益見秦篆與史籀大篆同多異少故可并合為一

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張敞字子高平陽人美陽得鼎嘗按銘勒而上議杜業字子夏緜陽人敞外孫林業之子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

萬餘言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或即近也後漢孝平紀云
 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秣算鐘律小學
 史篇方術本州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
 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王莽傳作元始
 四年禮說文正其時也段茂堂曰藝文志云漢時閭
 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
 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此謂漢初倉頡篇祇有三千三
 百字也又云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初倉頡史游作急就
 作元尚篇揚雄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
 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謂雄所作為字數而數適相合不數
 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四章五
 四十字也班固言倉頡中言字數而數適相合不數
 急就元尚者二書皆倉頡中正字數而數適相合不數
 不數凡將者其字雖出倉頡外亦已眩于訓纂中本
 祇有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七日又析之
 為十四其詳不可得聞矣自揚雄作訓纂後班固作十
 三章賈勳作滄喜篇章昭謂班固十三章在賈勳三十
 四章之內許所云五千三百四十字未數班賈所作為
 懷瓘書斷云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賈所作為
 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按八十九章合賈廣班賈所作為

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許
 全書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班固等篇既在網羅之內班
 而外亦歸漁獵之中班固等篇既在網羅之內班固等
 賈之書而未央廷中所稱別字十三篇是皆許所本也
 出倉頡外藝文志所稱別字十三篇是皆許所本也
 倉頡至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五句皆四言許引幼
 子承詔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五句皆四言許引幼
 注引黃潤纖美宜製禪藝文類聚引鐘磬等笙筑坎侯
 是也急就篇前三言後多七言元尚無攷若隋志所
 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即在十三章內藝文志所載倉
 頡傳揚雄倉頡訓纂杜林倉頡訓纂倉頡故此四篇皆
 釋倉頡明言諷書許書明言諷籀書而先生互易其文
 藝文志明言諷書許書明言諷籀書而先生互易其文
 想未知籀字作綴集解而疑為史籀之名故既云所諷
 之書即尉律而又云大篆亦在其中也九千字以上謂
 學僮綴集其文至此之多豈謂三倉等篇之字數哉
 以新篆書許氏明言小篆先生又何以云不分大小邪
 藝文志先云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

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然後接云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愚謂凡將字既有出于倉頡之外則知相如本賦家性尚浮夸必不精當自許氏以前字書存者獨史游其餘盡亡矣今觀游之書決不及三倉彼亡此存有幸不幸焉二家如此李長可知蓋三家皆非有功于字學者故許略去不道觀藝文

志知班固于字學亦多疏舛故許并其所續揚雄之書

亦棄不論

鶴壽案謂司馬相如用字不精當猶可也如律正字也而相如賦作律吾正字也而相

如賦作珞玳正字也而相如賦作的玳此皆俗字然如蕭之作前葛之作輻別體亦可用至班固續訓纂十

三章并在賈飭湯喜篇內許未嘗棄而不論也
固續揚雄韋昭注云十三章如此方與上文雄八十九

章并固書共一百三章合大字正文作十二章傳寫誤

也小篆李斯作而此云程邈者徐錯曰李斯改史篇為

鶴壽案各本皆作臣復續揚雄作

秦篆而邈復同作也生所據何本但自倉頡至訓纂祇有八十九章加固所續十三章當云一百二章而固云一百三章則三字有誤先注乃云章數相合是又誤也說文自敘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此句當在四曰左書即秦隸書

之下蓋李斯作小篆程邈作秦
隸書兩不相涉徐錯說非是

壁中書

自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恭王壞宅得書事見漢藝文志景十三王傳尚書偽孔敘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此言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然上文已言孔子書六經左邱明書春秋傳皆以古文則似所得兼有左傳藝文志不言有春秋偽孔敘不言有禮春秋劉歆但不言

論語孝經其餘皆同而禮則言逸禮三十九篇春秋并連言左氏邱明所修然後總之云皆古文舊書合而攷之許所言為最備蓋許所云禮記即藝文志之禮古經五十六卷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即謂壁中也次經十七篇高堂生等所傳非古文又次記百三十一篇即許所云記也尚書者即藝文志之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春秋者兼經傳言之非壁中但有經直至張蒼始得傳也鄭康成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此條見偽孔敘及孔疏後漢盧植傳植作尚書章句上書

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為實李賢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爾雅科斗活東郭注蝦蟇子邢疏此蟲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鶴壽案先生謂春秋兼經傳言之非壁中但有經直至張蒼始得傳然張蒼獻

傳在前魯共王壞孔子宅在後故段注云春秋謂經文班志言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春秋經傳班不言出誰氏據許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獻古經與傳別然則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蒼所獻也而許以經系之孔壁以傳系之此平侯恐非事實今案孔子以古文寫六經但寫春秋而已決不連左氏傳寫經文自出孔壁傳文自出張蒼安得不分系之邪

虛造不可知之書

自敘云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繆于史籀案此段痛指俗儒之謬在漢已然又何尤乎唐宋字異及多少不同參各本定之以古籀為祖父小篆為子孫可也以隸書即倉頡妄矣馬頭人為長者豈从倒亾从兀从亾而作長人持十為斗者上彡象形而作升故譏之也苛之字止句也者許述俗儒之言如此而徐鍇反云不知而說之非也陳羣新律敘云令乙有呵人

受錢同引漢律文而彼作呵與許作苛不同者蓋古字
 依聲假借耳其實作呵作苛皆得天官閻人注苛其出
 入釋文云苛本又作呵可見二字可通又天官宮正注
 有幾呵地官比長注有呵問漢書李廣傳有呵止江充
 傳有呵問繹其義皆與陳羣引律義同而秋官萍氏注
 有苛察環人注有苛畱竝作苛繹彼釋文及疏其音義
 皆與呵同可見二字可通用然王篇苛古文呵呵為苛
 者呵本从止从可或亦借苛為之而俗儒誤以為从止
 从句不知古可與句不相通故許氏以為不合古文也
 自漢之俗儒妄說苛為止句故說文手部引酒誥盡執

柯柯搗也意亦與呵略同晉人不識字誤以可與句通
 偽造古文尚書竟改柯為拘矣或曰管子五輔云上彌
 殘苟下愈覆鷲注云殘苟當作殘苛據此則苛字本作
 止句故得誤為苟廷尉說律夫有所受之愚謂字形相
 涉致誤豈可援據反以止句也作許慎意或說繆與徐
 鍤同鶴壽案馬頭人為長者謂馬上加人便是長字會
 意人持十為斗者漢隸字斗作什象人持十但有
 似乎升字又似乎什字虫為屈中者虫蟲本象形字隨
 體詰詘隸字祇令筆畫有橫直可書竝非从中而屈其
 下苛為止句者苛字从艸可聲假為訶字而隸書譌為
 苛說律者乃曰此字从止句讀同鉤謂止之而鉤取
 其錢于字意律
 意皆失之矣

疑蓋

自敘云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
 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惠棟曰字定字吳人薦舉經學疑蓋猶區蓋
 愚謂慎子冲上表亦云巧說衰辭使學者疑則疑字絕
 句惠說非也

古籀篆

自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案前已歷述字學原流倉
 頡始造下至周初歷代附益是謂古文史籀始作字書
 字則改變別為一體目以大篆者疑李斯作篆而追稱
 籀未必名篆也是謂籀文斯與程邈因籀而增修倉頡
 篇并爰歷博學是謂篆文至此方欲述已誤著說文體

要故先作總筆挈其綱維前黜隸書之妄云不合古文
 謬于史籀已將古籀竝言矣此又言今敘篆文合以古
 籀似以秦篆為主古籀為輔何也字體隨時而變久矣
 許當東漢之衰不得不以秦篆為主古篆為輔說文每
 字于三體之中擇取其一以為正其餘若有可取則列

為重文此其例也

鶴壽案說文一部先載篆文二字下

附古文式字三部先載篆文三字下部先載篆文二字下
 謂說文以秦篆為主似乎可信而其實非也一二三之
 篆文乃古文也式式之古文乃古文奇字也何以知
 一二三之為古文蓋倉頡六書其原出于八卦所造一
 二三字即本于乾卦之三畫豈有先造式式字而後
 造一二三字者乎藝文志云倉頡多古字蓋李斯作倉
 頡篇即采取古文籀文而增減之其與古文籀文異者
 許氏乃附見古文籀文于下其同者則即謂之篆文而

已觀說文上部先載古文二字下附篆文上字則非以秦篆為主明矣

艸部大字別為一條云左文五十三大篆从艸許以為五十三字秦人省筆皆从艸無害于六書舉世便之即此見說文以秦篆為主也若欲沒去大篆不載許亦不肖好古之心與隨時之義竝行不悖就中蓬字重文萃字注云籀文蓬省籀文下當增一或字蓋兩字籀文皆从艸非萃从艸也若籀文萃从艸則當入正部中而以蓬入重文矣

分部許氏特勑

自敘述其著書之例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後敘云此

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云云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許慎說文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徐鍇繫傳云分部相從自慎為始吾友金壇段玉裁

字若膺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縣知縣

復暘其說曰說文

五百四十部蓋許氏勑為之前此李斯倉頡篇皆四字句如說文敘引幼子承詔郭璞注爾雅釋親篇引考妣

延年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引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黔

韓覆畔討滅殘皆是

此書四字句爾雅釋器疏引倉頡篇云食臭敗也恐是倉頡篇中訓

語司馬相如凡將篇則七字句如文選劉淵林注左太

沖蜀都賦引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藝文類聚引鐘磬竽笙筑坎侯皆是而說文口部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嘑喻亦疑是也揚雄訓纂篇少有偁引之處惟說文手部云擗揚雄作拜𠄎部云𠄎揚雄作拜斗部云揚雄杜林皆以為軺車輪幹龜部云揚雄說匱鼃蟲名攷漢藝文志云訓纂一篇揚雄作此謂雄自著也又云揚雄倉頡訓纂一篇此謂雄訓釋李斯等倉頡篇也說文所引四條是倉頡訓纂中語其自著訓纂篇志云順續倉頡則亦四字句可知又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然則班固十三章亦是四字句外比如張懷瓘書斷引

蔡邕聖皇篇程邈刪古立隸文亦是七言周易正義引

蔡邕勸學篇鼃鼠五能不成一技術

宋本錢孫保本皆作術俗作五誤也

亦是四言五言然則秦漢人無有分部列字者至史籀史篇引見他書者絕少惟說文皐部奭字下引史篇召公名醜缶部匄字下引史篇讀與缶同恐亦史篇訓詁語而非史篇正文說文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其建首也立一為專引而申之畢終于亥竝不言所本則為許氏剗造可知也段氏此論甚確段氏所引倉頡凡將除說文外皆本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攷證又舉攷工記注引倉頡鞞莞及柯櫛急就章補注自敘又舉史記

正義引揚雄訓纂戶扈鄂皆不足證其作四言句故段氏不及急就章云分別部居不雜廁指羅列衆物及名姓字以類相從耳惠定字謂許氏以前凡字書皆分部非是孫淵如重輯倉頡篇自敘云倉頡篇其例與急就同詞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

或作五百四十二部

張美和誤吳均增補復古編敘云漢許慎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爲部郭忠恕所書說文部分刻石者亦作五百四十二部此等皆不足道

鶴壽案許氏所定十四篇始一終亥凡五百四十部

其字皆相蒙而下部數無容增減而林罕字源偏旁小說敘云五百四十一部郭忠恕與夢英書云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或增其一或減其一相傳偶有異同也

引經用古文

自敘云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案易孟氏孟喜也惠定字誤易漢學分爲五家異流同原而以孟氏冠首孟實傳壁中古文易者書孔氏孔安國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比伏生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實二十四篇非東晉梅賾所獻皇甫謐輩僞造者詩毛氏毛長也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趙人小毛公傳之爲河閒獻王

博士其原出子夏與齊魯韓三家不同禮周官疑兼禮
 古經及記統言之復繼以周官也春秋公羊傳西漢先
 立學左氏後得直至劉歆始表彰東漢益盛不但別自
 為傳并其經亦與公羊穀梁不同古文論語與張禹等
 所傳不同孝經詳後鶴壽案許氏所引經文未必皆壁
 中古文其引易也以往吝又作以
 往遴需有衣絮又作縵有衣絮為的額又作為駒額重
 門擊枹又作重門擊檮其引書也鳥獸犍髦又作鳥獸
 褒毛方鳩倂功又作劬速屏功濬人距川又作睿畎
 澮巨川天用剝絕其命又作天用勤絕若顛木之有豈
 獄又作若顛木之有豈其引詩也桃之枻枻又作桃
 之棧棧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羨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涘
 靜女其祿又作靜女其姁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鏜是
 褻祥也又作是緹祥也衣錦褰衣又作衣錦綵衣蒼兮
 蔚兮又作媿兮蔚兮赤舄擊擊又作赤舄已已嘽嘽駱
 馬又作彡彡駱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趨曾沓背憎

又作傳脊背憎餅之馨矣又作瓶之壺矣無然詘詘又
 作無然也又作色艷如也此由漢初經師各有傳
 勃如也又作色艷如也此由漢初經師各有傳
 受互有異同許氏隨手綴集之所以不能盡一

蟻術編卷十六終

蟻術編卷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字三

說文引周禮

說文所引周禮多今周禮無此文者并有引他經而謂之周禮者許意約周家之禮為周禮非指書名蓋漢藝文志但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無周禮許自序言禮周官不言周禮也或所引即在周官傳中亦未可知如示部禘字注周禮曰五歲一禘禘字注周禮曰三歲

一禘禴字注周禮曰禴之祝號禴字注周禮曰禴于所
 征之地以上除禴字注所引乃禮記文餘各條今周禮
 竝無又示部社字注周禮曰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
 所宜之木王部閏字注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今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春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則字句
 微異

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

口部圍字注引尚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日部又引
 虞書曰仁覆閔下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故直稱為尚

書曰虞書曰其重家法如此後儒攻乎異端邪說有作

故于漢人傳注棄若土苴鶴壽案尚書本作商書曰圍

下本有者字梁顧野王玉篇口部引說文云商書曰圍
 圍升雲者半有半無據此知尚書本作商書謂洪範也
 洪範在周書而說文五引皆稱商書者箕子不臣周故
 左傳三引亦皆稱商書也卜部卦字注引商書曰貞曰
 每據此知口部注所引即洪範曰圍二字本另為一句
 但玉篇誤置者字于升雲下而後之校勘說文者遂讀
 為尚書曰一句而以圍字連第二圍字讀之并去者字
 而以圍圍升雲為一句矣宋陳彭年廣韻入聲二十二
 昔韻圍字注引說文云商書曰圍圍者升雲半有半無
 據此知第二圍字下本有者字而玉篇誤置于升雲下
 也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云圍者升雲半有半無見周禮
 注然則許氏先云圍回行也从口畢聲此圍字本義次
 引尚書曰圍此又是一義故引周禮注以釋商書曰圍
 之義以別于回行之訓也即日部所引虞書曰仁覆閔
 下元熊忠古今韻會亦作虞書說許氏五經異義明言
 仁覆慙下出古尚書說則曰字本作說字從可知矣先

生乃據俗本以為許氏尊其師說故稱為尚書曰虞書曰獨不思尚書大半皆帝王之辭若以師說當經文將誣經師乎

注中有正文無

注中有正文無之字甚多如艸部菡蘭注芙蓉芙蓉字在新附蓮芙蓉實茄芙蓉莖荷芙蓉葉菡芙蓉本蕩芙蓉根正文無蕩字是部纏字注讀若住正文無住字齒部齧字注从佐齒聲正文無佐字徐鉉曰說文無佐當从危傳寫之誤言部誣字注累也誣字注累也正文無累字肉部膺字注膺也肌字注曾肉也正文無曾字腎字注水藏肺字注金藏脾字注土藏肝字注木藏巾部帑字注金幣所藏

也心部首字注土藏正文無藏字

後漢鄧禹子訓傳李賢注所引同

竹

部筋字注矢也从竹前聲正文無前字籟字注从竹劉

聲木部杙字注劉杙水部瀏字注从水劉聲正文無劉

字漢天子姓而訓杀也故諱之木部林字注安身之坐从木引聲正

文無引字檝字重文檝字注檝或从艸火部藝字注燒

也从火藝聲正文無藝字林部無字注豐也从林夾正

文無夾字弓部𠂔字注木生條也从弓由聲正文無由

字禾部稀字注疏也从禾希聲正文無希字

徐鍇曰當言从爻从

中無聲字爻者稀疏之義中象禾之根莖至于葦晞皆當从稀省說文無希字故也麻部廢字注

麻黧也正文無黧字疒部癩字注小兒癩癩病也从疒

起聲正文無起字長字部首注下者倒也入部倒字
 在新附夫部扶字注讀若伴侶之侶門部閤字注閤侶
 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入部侶字在新附水部海字注
 天池也汪字注池也水部邕字注四方有水自邕城池
 者正文無池字染字注以繪染為色从水杂聲正文無
 杂字糸部緹字注摘類也正文無摘字田部畛字注境
 也从田介聲土部境字在新附官部隄字注塘也从官
 是聲土部塘字在新附子部挽字注生子免身也从子
 从兔正文無免字鶴壽案芙蓉本作夫容後人依新附
 蘭扶渠華則五渠字本無艸頭也俚俗作住危誤作倭
 索俗作累勺部旬字注云膺也則肉部膺字注本云旬

也此乃轉注之法而後人誤加肉耳凡字注亦本作旬
 從可知五臧之臧俗皆作藏前當作弄鬪當作鑄戴侗
 六書故云唐本說文有引部張參五經文字亦有引部許
 書將辨折牆壯戕狀將字注皆曰引聲則必有引部矣
 唐元度謂篆文出折之兩向右為片左為引李陽冰亦
 謂木字右旁為片左旁為引則片部後必有引部矣
 本作執爽字从大卅卅字見漢石經論語即四十字之
 并也許書字多由聲希聲則本有其字而佚之稽俗作
 蘇徐鉉曰慙从牙从心起省聲也到縣之到伴呂之呂
 本無人旁俗誤加之徐堅初學記引說文云池者陂也
 从水也聲則許書本有池字故官部陂字注云池也此
 亦轉注之法證以衣部注禱讀若池水部注滇益州池
 而益信矣染字从水从木从九俗本作从水杂聲者誤
 也裴光遠曰木者所以染梳齒之屬也九者染之數也
 猶本作稍俗訛為稍竟盡也假借為四竟字唐大言也
 假借為陂唐字而俗乃謬加上旁許書無免字當亦如
 由希之
 偶佚耳

任意更改減省增加移徙

後人于說文有任意更改者如飲作飲鷺作鷺之類有
 任意減省者如憲作恪之類有任意增加者如賁作贐
 獎作獎恚作愛之類此皆甚不可者至于任意移徙如
 味作和察作榕略作畧瑕作翅驅作鷗解作蟹餐作飧
 焮作秋赴作徒赴作從楚作躋齊作臍皓作甜粹作辣
 稟作稿稟作稿鏗作夥慝作愜愉作愈畝作界暘作舅
 馘作鷺皆是也左傳昭二十一年其御願為鷺定元年榮駕鷺又作鷺其所以不
 可者束部棗字注云羊棗也从重束子皓切棘字注云
 小棗叢生者从竝束己力切案束木芒也讀若刺七賜
 切一重束為十月剝棗之棗一竝束為墓門有棘之棘

截然為二音義皆別觀此則知古人造字不但點畫有
 定不可增減即其位置上下左右亦皆有意不宜輕有
 移徙衣部袍字注襍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緼袍薄
 衰切衰字注襄也从衣包聲鉉曰俗作抱非是薄保切
 二字同一从衣包聲音亦相近而衣在左則平聲訓襍
 衣在上下則仄聲訓襄義訓異而音亦不同今尚書召
 誥保抱攜
持毛詩抑篇亦既抱子禮記曲禮君子抱孫皆作抱抱
 乃手部桴字之重文步侯切今人乃以為襄衰字讀薄
 報心部怛字注潛也从心旦聲得案切重文忌字注或
 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忌忌旦不過从之得聲非義在
 左在上似無不可而分為重文則知偏旁位置自有一

定且引詩在重文下不在正文下許氏據毛氏古文亦
 審核而知唐石經改為旦其義遂失辰部廡字注血理
 分衰行體中者从辰从血莫獲切重文𧈧字注籀文正
 文與籀文皆从辰从血不過一則左辰右血一則左血
 右辰截然分為兩體然則古所未有而吾任意移徙其

偏苟非無知妄作乎

鶴壽案此條所舉甚略今稍為推廣之後人所以任意更改者若苟之

改為旁祓之改為祓祝之改為祝之改為祝之改為祝之
 為旒玕之改為玕玕之改為玕玕之改為玕玕之改為玕玕之
 蒯蒲之改為為蒯蒯之改為蒯蒯之改為蒯蒯之改為蒯蒯之
 芎之改為為芎芎之改為芎芎之改為芎芎之改為芎芎之
 之改為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
 改為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改為之
 為些噴之改為為噴之改為為噴之改為為噴之改為為噴之
 躁健之改為為健之改為為健之改為為健之改為為健之

迹之改為為迹之改為為迹之改為為迹之改為為迹之
 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
 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
 為疎器之改為為器之改為為器之改為為器之改為為器之
 亮詒之改為為詒之改為為詒之改為為詒之改為為詒之
 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改為為之
 也任為更以上六十字皆與正文小異是任意更改者
 者昔倉頡爰歷博學三篇閭里書師斷之而僅舉六十字
 今以之為例也而減省增加移徙之字亦如此例後人
 所任意減省者若珠之省為王濛之省為菱笑之省為
 矣茶之省為茶落之省為荅版之省為咬踣之省為稱
 之省為香糧之省為糧之省為雅齧之省為陣自之省為
 之省為妙暝之省為寤之省為眉離之省為响雁之省
 為駟突之省為寤之省為寤之省為寤之省為寤之省
 倪前之省為前之省為前之省為前之省為前之省
 籍之省為籍之省為籍之省為籍之省為籍之省
 之省為虐虫之省為虫之省為虫之省為虫之省為虫之
 省為飫餘之省為餘之省為餘之省為餘之省為餘之
 戕行編

上下者况又有上下相移若翦之為署崇之為密內外相移若衰之為裨匯之為滙者非皆任意移徙隨上下左右而亂置之乎必欲羅而列之正難更僕數也

俗以一字誤分為二

俗以臚為陳列膚為皮膚音義皆別截然二字而不知膚即臚之重文在肉部俗以帥為將帥悅為佩悅而不知悅即帥之重文俗以常為常變裳為衣裳而不知裳即常之重文在中部俗以抗為扞抗杭為木名又為州名音義皆別而不知杭即抗之重文在手部見毛詩一葦杭之及或从木妻俗乃以棲作止宿解與東鬲字分為二此

字廣韻猶在一紐集韻則西字一紐內雖亦有棲而妻字一紐內別出棲字注云簡閱車馬兒

雲字部首山川氣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重文云字注古文省雨此本一字廣韻平聲二十文雲字注山川氣也此下隔斷十字方出云字注辭也言也集韻平聲二十文雲字注山川氣也云字注言也語辭也雖同在一紐而截然分列若不知其為一字

戈部或字注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重文域字注或又从土鉉曰今俗以或為疑或不定意域無復或音蓋自唐末宋初已如此故大徐辨之廣韻入聲二十四職域字注居也邦也雨逼切二十五德或字

注不定也疑也胡國切截然兩字異義異音且判分二韻而不知域卽或之重文山吹此始大翁韓之黃賸人氣字本作气乃元氣陰陽二氣之字後別以饋客芻米之氣作气字用以氣之重文饋字作饋客芻米用又因氣之重文有槩字遂去米而借既字用之不知氣槩饋三字實一字皆是饋客芻米既自是小食气自是元气不可亂分亦不可溷并云字其始山言山其饋平聲二俗以鳳爲神鳥朋爲朋友鵬爲大鵬而不知朋鵬皆鳳字之重文俗以訝爲驚疑迂爲奉迎音雖同義則全別而不知迂卽訝之重文周禮訝士饋饋車馬義爲迎

亨字部首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亨之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重文亨字注篆文音案反切後人所加許兩切是其本音因隸廢本文不用取重文亨字之形而變爲享以作享獻字又取享字去一畫作亨訓爲通以作亨嘉之亨則許庚切矣又于亨字下加四點訓爲煮以作烹飪之烹則普庚切矣且以獻也入上聲養韻通也煮也入平聲庚韻然今毛詩或剝或亨儀禮士冠禮注煮于鑊曰亨亨卽烹人猶知之而亨之卽享人鮮知者朱子荅楊元範大有卦亨亨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

當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

人部擯即儼之重文俗妄分儼為儼介擯為擯黜云部

毓即育之重文俗妄分育為養育毓為生毓有古合而

用分者如氣乞一字也今以氣為雲氣乞為懇乞識幟

一字也今以識為記識幟為旂幟離穉一字也今以離

為別離穉為黃穉沱池一字也今以沱為滂沱池為汙

池箸著一字也今以箸為箸挾著為著述游游一字也

今以游為教游游為游游崇嵩一字也今以崇為崇高

嵩為嵩山均韻一字也今以均為平均韻為聲韻求裘

一字也今以求為取求裘為衣裘昔腊一字也今以昔

為夙昔腊為肉腊若此之類聊舉十字為例他如扮訓

握也讀若粉今則讀布患切而為打扮字拓訓拾也或

作撫今則讀如橐而為開拓字俺訓大也于業切今則

讀若安而為自稱之詞又如賑訓富也今則為振給之

用靠訓相違也今則為依倚之義挨訓擊背也今則為

比附之意或解異而音尚同或解異而音亦異其遷流正不知何底矣

俗以二字誤合為一

又有二字誤合為一字者弓部彊弓有力也此彊弱之

彊虫部彊蟲名反切與彊同而截然兩字俗遂廢蟲名

本義借彊為彊并力部彊迫也正當為勉彊解而亦以

彊代之遂并三字為一字餘似此者甚多鶴壽案字又有古分而今

合者拓斗拓也石山石也今通用石敲會合也合合口

也今通用合遠遷徙也移禾名也今通用移粃量名也

庾倉廩也今通用庾釋浙米也釋解釋也今通用釋勉

鬼勉也神天神也今通用神道道道也芹楚葵也今通

用芹遴難行也吝恨惜也今通用吝趨進也漸漸江

也今通用漸釋良久也遲徐行也今通用遲此類皆由

學者取其省便忘其本原今亦舉十字為例甚至有合

三字為一字者格枝格也格敲擊也格木長也今則通

用格矣佰什佰也故常故也伯伯仲也今則通用伯矣

然好修之修豈可以當肉脩之脩沖動之沖豈可以當

虛之虛鄉黨之黨豈可以當朋黨之黨綱繆之繆豈
 可以當妄謬之謬這道聚會也奈何用交錯字混疆跛
 不能行爲人所引也奈何用提攜字象獸名也像形像
 也祿祿飾也菊蓬麥也鞠治牆也鞠日精也字既不同
 義亦各異諸如此類安得不詳審之

一字兩從注各有例

一字兩從如食部餐字注从夕食只用一从字而玉部
 琥字注从玉从虎則用兩从字此亦有例蓋餐舖也舖
 申時食也申時則夕矣故夕食連言若琥則發兵瑞玉
 爲虎文故用兩从而其下復云琥亦聲非兩从之字皆
 有此一句

一字數從只入一部

二字合爲一字一形一聲故每言从某某聲部首之字
 似宜無所从今部首字言从某者蓋此字有从某而他
 字則又从此字不得不立之爲首更有一部只一字亦
 以爲首而獨立一部至于一字兩從今但定入一部蓋
 一字無入兩部之理許氏無說以明之想必于兩從中
 擇其所重者入之

重出字

木部屎字重文梃字注屎或从木尼聲鉉曰梃女氏切
 木若梨此重出教字出部放部兩收鶴壽案艸部有兩
藍字前云染青也
从艸監聲此正字後云瓜蒞也从艸監聲此誤字當作
蒞从艸濫聲玉篇兩字竝載一从監一从濫廣韻濫瓜

菹也出說文則說文本有菹字後入于後一字脫去水旁竝非重出也

許氏兼變隸

說文解字專為說古籀篆也而于注中亦兼及變隸如卂部首竦手也从卂从又注云居竦切今變隸作卂卂部首引也从反卂注云普班切今變隸作大网字部首下有小字夾注云今經典變隸作四不言鉉曰疑許氏自注鶴壽案每字下反切皆徐鉉所加此三條注在反切之下系鉉注故也先生明知反切為鉉所加何又疑變隸為許注乎

訓釋用隸書

夢英偏旁字源自序曰炎漢中興復置小學許叔重乃

集籀篆古文數家之學以隸書訓釋為說文三十卷夢英之言雖未足深據然正文用古文籀文篆文小字夾注用隸書以理推之當然

引孔子言

說文引孔子之言如王部首引一貫三為王璠字注引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矣若云云王應麟謂齊論語問玉篇文士部首引推十合一為士之類此皆垂為典訓的確可信乃鄭樵以為必出讖緯何所據邪樵云秦焚經而經存漢解經而經亡劉後村題姚三錫書鈔詩云漢儒之罪甚秦灰學問至宋南渡後滄海橫流滔滔不返

矣

引諸家言

說文引諸家之言如王部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見春秋繁露少部首引尹彤說艸部芸字注引淮南子

斲字注引譚長說牛部犧字注引賈侍中說獨達稱口官不名

部嘯字注引司馬相如說嗥字重文引譚長說言部讐字注引傅毅說辛部首引張林說升部首重文拜字注引揚雄說卑字注引黃顥杜林說爪部引王育說革部

皿部東部皆引官溥說丁部典字注引莊都說巾部引

周盛說鹵部桌字重文彙字注引徐巡說

後漢杜林傳沛南徐巡始

師事衛宏後皆更受林學

甫部粉字注引衛宏說粉畫粉也市部輪

字注引司農說

司農未知先鄭司農否說文所引僅見此條

犬部引甯嚴說

水部溺字注引桑欽說渭字注引杜林說亾部凶字注

引遠安說虫部蠃字注引劉歆董仲舒說蠃字注有二

教八足有行無蛇鱗之穴無所庇此荀子勸學篇文而

許不言金部鈔字注大鎌也从金召聲張徹說內部离

字注引歐陽喬說不能備引隨舉數條

前後兩敘

說文有前後兩敘前敘蓋初下筆先定其規模而作後

敘作于和帝永元困頓係十二年庚子至建光元年辛酉方上進疑初橐粗完作後序修改增益為功又二十餘年也慎嘗作五經異義又注淮南子異義引見各經疏淮南子注引見李善文選注約計作異義必在三十餘復作說文久之上進方卒必六七十或七八十矣本傳云馬融常推敬之則慎是融之前輩融卒于延熹九年八月十八當慎病遣子獻書時融年四十三則其時慎年必六七十矣

所收字數

後敘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以今

攷之正文多七十三重文多一百十二蓋後人增入也徐鉉于各部末多有新附字今此則皆不在新附內而于許所言數外又多出若干則知許元本為後人附益者多鉉等于進表後附一條云左文一十九說文闕載序例及注義偏旁有之今錄于諸部此已在新附外而予今所攷多出者則又在十九之外鶴壽案先生所據者徐鉉本也後敘段注云今依大徐本所載字數核之正文九千四百三十一比原數增多七十八重文千二百七十九比原文增多一百一十六與先生所核之數不同段注云此由歷代有沾注者今難盡為識別

分部次敘

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次敘據後敘云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據此意以觀全書牽聯系屬之例灼然可知徐鍇說文繫傳作部敍二卷綴于其後自一部下推原所以編排緣由仿敍卦傳而云故次之以上上卷終于蕭部下卷始于人部徐鍇于人部別自起頭一若以一固當居首而人為萬物之靈亦當別起其前不必有所承矣徧觀他部則無一部不有說牽聯者獨里字下竝無一言遽接故次之以田者非無說以處此也謂田里相承不待言而可知也愚謂許既分部部之前後不可無一編次之道從一字連貫而

下至連之無可連則不欲強為穿鑿聽其斷而不連別以一部重起全書中如此者屢矣不止蕭與人也徐鍇乃必欲盡連之獨闕蕭與人故有穿鑿一病也且有跳過上一部甚或跳過數部而遙接者徐鍇必欲使銜尾相承則鑿說多二病也部敍多以字形相似牽連不必定有意義而徐鍇必以文義貫通遂多強說三病也卽如珏下次气气遙接三不接珏而鍇云山澤以出气山澤之精玉石所出故次之以气气下次士士推十合一遙接一貫三為王不接气而鍇云气象陶蒸人事以成故次之以士士下次一不過因士推十合一而十中有

丨聊以字形相似牽連而錯云士事也不可不一道心
惟微故次之以丨以上三條皆非辨下次小小遙接丨
不接辨故錯云艸蓐辨皆少也少初分爲小小才可分
故次之以小錯此條最明通錯既知遙接之例他處何
不用之而多鑿說乎再攷下次曼曼遙接甕甕从曼
省不接攷而錯云明而使人故次之以曼烏下次革斷
而不連亦無遙接革部重起徐錯明知之故別分一卷
而必強說云烏之言雜雜久必推棄故次之以革予下
次放亦似斷而不連亦無遙接當闕疑而錯強說云受
予多者逐故次之以放骨肉筋下次刀刃韌丰耒五部

下次角者肉筋从骨牽連骨人獸皆有角惟獸有因思
治骨肉用刀故以刀等雜在其間至角下次竹則又因
筋字从竹遙接筋不接角而錯強說云骨之堅者角艸
之堅者竹故次之以竹久下次桀此上自舛以下舜韋
弟久久五部皆以字形稍相似牽連桀亦然謂之不必
定有意義可也或桀舛在木上謂之遙接舛更確不接
久而錯云違而久者磔之故次之以桀以上五條皆非
罷下次日此上自口以下員貝邑罷四部皆从口字形
似牽連而日則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从一象形其
爲遙接口顯然不接罷故錯云物園爲日日亦物也故

次之以日此條精當再攷說文第八卷以人居首自此
盡一卷中皆人身所有之事卽或衣履器物人身所用
者因字形牽連順便及之至牽連者畢則又回顧遙接
終之以兂兂氣逆也而人身形體字尚未畢因字數已
繁分入第九卷其爲總承人部而來則一故九卷復列
頁百等部直至彡部人身字方竟此遙接之大者全書
中變例後敍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也如此立說
方明通不滯徐錯必使兂頁緊相膠黏遂強云兂而類
其首故次之以頁兂下次水斷而不連亦無遙接許氏
以水入第十一卷其分析之意當亦因適值水不接兂

而錯云兂疑也心大火也火水之妃故次之以水彡下
次金此上自土以下彡董里三部皆從土而來田畱黃
男四部又從田而來力彡二部又從男而來牽連已畢
乃復回顧遙接土土生金故次金不接彡而錯云金生
于土力而取之故次之以金彡下次甲斷而不連亦無
遙接當闕疑不接彡而錯云彡亦有甲故次之以甲巴
下次庚巴承上巳而庚遙接巳不接巴而錯云巴蛇食
象有所藏者實也庚木實故次之以庚以上五條皆非
若乃長下次勿錯云長而動搖者勿故次之以勿案說
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

民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雜帛為物此唐人妄改當
 作為勿爾雅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旒九旗勿與旒
 竝言旒尚長則勿亦長長則遠者咸見故能趣民我下
 次丁丁下次琴錯云我鉤啄也所以鉤制畱止也故次
 之以丁琴所以自禁心之散也故次之以琴案說文我
 頃頓也从戈从手手古垂字一曰古殺字丁鉤逆者琴
 禁也爾雅釋樂疏引白虎通云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
 正人心也予所藏大德九年刻白虎通比俗錯說確甚
 他類此者尚多在淺識者或疑為迂曲實則精妙無雙
 稽古功深故能有此鶴壽案說文相蒙之部皆以形象

上部蒙一以古文上作二也亦部蒙古文二三部蒙示
 以亦有垂也王部蒙三以一貫三也王部蒙王形相
 近也珏部蒙王珏可附王部而另為一部者因班珏等
 字又珏珏故也其隔部相蒙為次殺者如告部中隔一
 部而蒙牛氣部中隔三部而蒙三一部中隔三四部而
 蒙王與王甚至有隔十二部而相蒙如足之蒙止是也
 有隔三十四部而相蒙如言之蒙口是也其數部相蒙
 為次殺者如可兮兮兮之皆蒙万兩兩兩巾之皆蒙巾
 兄先兒此先禿見之皆蒙儿是也其字形略相似而相
 蒙者輩部次于辛其形下體類辛也葦部次于華其形
 上體類華也革部次于蒙白之後以古文革从白也其
 字形不相似而相蒙者牙部次于齒牙之形無所蒙而
 其為物則齒類也爻部次于蒙卜之後卦爻之事與卜
 相近也衣部次于身衣从二人且所以彰身也其有字
 形不相蒙而以事類相次者木部之後既蒙之以東部
 林部矣而才艸木之初也及搏姦也止部市部出部木
 部生部七部垂部斲部華部禾部皆言艸木之事也亦
 有絕不相蒙者非但么之與葦人之與箭兩部不相蒙
 而齒之次于東魚之次于齒束之次于魚三部皆不相
 蒙未之次于麻嵩之次于未韭之次于嵩瓜之次于韭

四部皆不相蒙也其相蒙者可以字形推之其不相蒙者不必以字義求之如大徐之說宜為先生所譏矣

每部中字次敘

每部中字之前後亦以意義為次敘即如一部五字一元天丕吏上部四字上帝旁下此字少之部其鑿有先後次敘不言可知若字數稍多之示部首之以祐漢安帝名故也此下自禮至禋皆吉祥之字自神至禘皆鬼神祭祀之字自祲至禴皆凶惡之字先後意義亦自按文可求至于字數極繁之部則間有隨手位置不拘次敘者如木部松柏自當居衆木之長乃位置甚後而首冠以橘橘雖佳果若梅之吐華在春首百卉之華皆在

其後乃讓橘在前而梅且居橙柚檀梨檮柿之後似隨意者又每部中字各以類相從今木部檜木可為大車軸枋木可作車槭木可作大車輶枒車軻當聚一處今各分散檮棗也槭棗也樸棗也燃酸小棗檉味稔棗宜聚一處今檮與槭等及檉各分散又部中無棗字亦無桑字枳木似橘宜與橘聚一處檉榕果似李宜與李聚一處今各分散檠黃木權黃華木梳黃木宜聚一處今各分散柎梅也梅柎也桼梅也宜聚一處今柎梅與桼各分散榆母柎也檉柎也柎木也檉柎也宜聚一處今各分散檮木也柎山檮也宜聚一處今各分散檉鈕柄

樽大木可為鉏柄宜聚一處今各分散以上各條似其
小小疏濶處未暇詳攷姑舉此一部為例

鶴壽案各部中字敘次自

然皆有意義然亦有順便者即如前部首載祐字固是
尊王之義而祐者福也乃便載禱正祿禡等字以其與
祐為一類也然後再起載神祇祕齋等字而繼之以禡
祠社禡然後再起載禍祟祲等字若論意義莫尊于
天神地祇則祐字之下當先載神祇之類神祇能福人
禍人然後次之以禱正祲禍等字矣又如草部先載菑
蘭二字次之以蓮茹荷菡蕩五字凡物皆先有根而後
有本有莖有葉有華有實蕩扶渠根密扶渠本茹扶渠
莖荷扶渠葉菡蕩扶渠華蓮扶渠實何以蓮先于茹荷
與密先于蕩乎然則字之次敘不過以大段排之必謂
字字相次各有意義亦大拘泥矣

邑部所載郡邑鄉亭之名水部所載水名皆從西而東
自北而南也邈敘次然其中或有不能盡拘者以隨類

相從順便及之故也大規模皆有條理而小小者隨意
置之著述之法此為最善

艸部字數極繁首以莊漢明帝名次蘇在木曰果在地
曰蘇此字似可作部首然既从艸蘇下又無从蘇字故
次二別嫌明微也次神艸次五穀次似穀者次可為布
者次菜蔬可茹次可染可忘憂者次香艸以上條理甚
密此下位置不拘甚多至芽字以下則又艸生長枝葉
茂盛蕪蔓零落等通名不專一皆有次第而稍不拘者
亦有之次人用艸之事并艸器若乃蓮屬聚一處蒿屬
聚一處茱屬聚一處而萍萍也萍萍也相隔甚遠者五

十三文大篆从𧈧𧈧在其中故也蓋大段皆有次而間亦不拘美善字在前凶醜字在後糸部縊字注經也引左傳夷姜縊乃反居彝宗廟常器之先綱條包絡者多精神不及管攝故有偶疏者

鶴壽案字有與部首並文重文者若𧈧為並文而另為部以班班等字从𧈧也祿則無从之者故在示部若𧈧為重文而另為部以莫莽等字从𧈧也祿則無从之者故在艸部此說文之通例

蛾術編卷十七終

蛾術編卷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字四

賈逵修舊文

慎子冲上書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又云臣父本從逵受古學又云慎博問通人致之于逵作說文冲上書當安帝初先帝謂顯宗肅宗和帝也後漢逵傳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周官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
 獻之顯宗重其書藏祕館拜為郎肅宗好古文尚書左
 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使
 出左氏義長于二傳者逵具條奏之數為帝言古文尚
 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誤歐陽大小夏侯尚書
 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復令誤齊魯韓詩與毛氏異
 同并周官解故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
 古文尚書毛詩遂行于世和帝永元八年為侍中領騎
 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十三年卒此傳述逵修
 理舊文如此之詳而慎自序所謂書孔氏詩毛氏禮周

官春秋左氏皆受之逵明矣梁江總借劉太常說文詩
 云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正謂此北魏江式傳式上
 表云賈逵即許慎所從受古文之本師也

鶴壽案從逵受古學非但

受書孔氏詩毛氏周官春秋左氏并倉頡古文史籀大
 篆亦受之矣據逵本傳逵上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
 明劉氏為堯後者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顯頊代
 黃帝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
 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
 補益實多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
 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
 各一通李賢注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蔚宗論曰鄭賈之學行
 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范蔚宗論曰鄭賈之學行
 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
 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善貴顯
 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今案春秋左氏傳凡十九萬六
 千八百四十五字比他經字數獨多逵引傳文以證圖

識雖為范史所譏然左氏古文固賴以傳古曰文今曰
 字說釋也解判也許書名說文解字者文字指古文籀
 文小篆三體也說解指事象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六書也今人從便稱說文耳冲上書言博問通人攷之
 于達作說文解字許書之名僅見
 于此先生引之不宜省解字二字

太尉南閣祭酒

冲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畢秋颿云後漢許君
 本傳但云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涑長卒于家不及太
 尉祭酒者缺也漢舊儀曰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曰
 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西曹南閣祭酒又曰太尉東西
 曹掾秩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然則南閣祭酒為太
 尉西曹掾史也百官志曰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漢書

稱周澤為太尉議曹祭酒所謂比三百石者是玉海曰
 後漢太尉六十四人許君自言其書成于永元困頓之
 年為永元十二年是時則張酺為太尉也案漢舊儀

畢所據蓋引見注中者

鶴壽案閣當作閤段茂堂曰閣為度閣之處閤為閤閣小門太

尉南閣祭酒謂太尉府掾曹出入南閣者之首領也百官志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黃閣主簿錄省眾事黃閣即南閣也沈約謂三公黃閣者天子當陽朱門洞開三公近天子引嫌故黃其閣陳元為司空南閣祭酒言南以別于他曹今說文各本署曰漢太尉祭酒許慎記大尉祭酒四字不連如淳謂祭祀時尊長以酒沃盥故吳王濞于宗室中為祭酒豈太尉有數人而叔重為之祭酒乎凡史言故某官者皆謂最後致仕之一任冲云故太尉南閣祭酒不云故涑長疑是涑長落職又至京師充三府掾已而歸里卒于家也案冲又言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亦未見本傳蓋安帝永初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

脫誤是其事也儒林傳云太后詔劉珍與劉駒駱馬融校定東觀五經諸子馬融傳云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許亦分司其事也許于永元十二年朔造說文歷十一年至永初四年復校書東觀又十二年而書成其官終于太尉掾故冲上書署之其為校長則在前矣

字林凶說文存

新唐書百官志國子學博士五人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五分其經以為業暇則習隸書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書學博士二人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生者石經說文字林為顯業兼習餘書而唐六典貢舉之政明書試說文字林據此字林與說文唐時用以課士試士者宋史藝文志

亦載之今字林凶而說文存

鶴壽案晉呂忱表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氏說文別古

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隋志作七卷唐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往往引用之而見于陸德明經典釋文者尤多如蚣蝮之蚣字林作蚣鵲巢之鵲字林作難其字形既不同穆木之穆字林九稠反姆教之姆字林凶甫反其字音亦微異蓋唐人以此課士故得與說文並行也

反切

徐鉉等校定說文進表云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廣韻行之已久今竝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案漢末鄭康成門人北海孫炎叔然始作反切許時未有故說文但解文字而已其中注讀若某或引書以證云讀若云云之某字如此者亦

有十之一今韻書最古者莫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所修廣韻前列唐元宗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修廣韻序蓋隋文帝仁壽元年陸法言先撰切韻五卷舊唐書經籍志陸慈謨慈似法言名以字行者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唐高宗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廣韻因之而作也舊唐書經籍志小學類無唐韻他書注并無孫愐姓名集部有孫緬集六朝人非唐孫愐舊志粗率不足據新唐書藝文志則云孫愐廣韻十卷切韻爲唐韻之本唐韻則廣韻之本也顧亭林據廣韻之反切而駁其不合古音然其書名廣韻不名唐韻

正爲此也今以說文反切比對廣韻反切兩三卷皆同惟豐字說文敷戎切廣韻敷空切不足爲異此卽徐鉉所附入者徐鍇繫傳反切則不用孫愐而用朱翺翺不知爲何許人每卷首與鍇竝列銜稱臣而鍇在前翺在後且翺官亦係祕書省校書郎則其爲與鍇同時同官同仕南唐無疑然馬令陸游南唐書皆無其人卽吳任臣十國春秋亦無之今以毛板說文反切與繫傳反切隨手取一二卷校之多不同而或有相同者舌部喆字他合切肉字部首女滑切肉部商字式陽切言部謂字于貴切詵字所臻切鷹字於證切諫字於怨切謀字莫

浮切訂字他頂切詳字似羊切誥字古到切詔字之紹
 切訖字是吟切誓字時制切諍字側逆切諂字女交切
 此皆相同者大約居十分之一至于音或近而字不同
 者只字朱翽真彼反孫恂諸氏切句字朱翽梗九反孫
 恂古侯九遇兩切世字朱翽詩袂反孫恂舒制切言字
 朱翽疑袁反孫恂語軒切詩字朱翽式其反孫恂書之
 切讖字朱翽測浸反孫恂楚蔭切訓字朱翽吁問反孫
 恂許運切諄字朱翽主均反孫恂章倫切諮字朱翽顏
 各反孫恂五陌切訖字朱翽思震反孫恂思晉切諶字
 朱翽是任反孫恂是吟切計字朱翽已惠反孫恂古詣

切診字朱翽遲鎮反孫恂之刃切似朱近北音孫近南

音支部傲字朱式人反作申聲孫直刃切作陳聲敦字

朱得昏反作登聲孫丁回切作堆聲凡有三本各有反

切徐鉉所定說文解字其音用唐韻徐鍇所撰說文繫
 傳其音朱翽所加又誤說文韻補其音楚金自加顏氏
 家訓音辭篇云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
 異倉頡訓詁反稗為通賣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列為
 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開說文音憂為棘讀血為猛字林
 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
 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
 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致按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
 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邁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
 信亦為眾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
 譌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按反為兄侯然則兄當為
 所榮反矣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
 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
 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于關中不

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顏氏此言泛
 論反切古今不同若二徐既注說文宜歸一定而亦互
 有異同則非著書之道錢竹汀曰說文九千三百五十
 三字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聲今人所云
 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徐校刊說
 文既不審古音之異于今音而于相近之聲全然不曉
 故于从某某聲之語往往刊落然小徐猶疑而未盡改
 大徐則毅然去之如元从兀讀若夙瓊或作琰是夙琰
 妄加之也案元兀聲相近兀讀若夙瓊或作琰是夙琰
 同音兀亦與琰同音也髮从兀或从元軌論語作軌皆
 可證元為兀聲小徐不識古音轉以為俗人妄加大徐
 并不載此語則後世何知元之取兀聲乎昔從日並聲
 案古音並如旁薄為雙聲普薄聲亦相近漢中嶽泰
 室闕銘並天四海莫不蒙恩並天即普天也小徐以為
 會意字謂聲字傳寫誤多之大徐遂刪去聲字世竟不
 知昔有並音矣肫从月出聲案出有去入兩音肫亦有
 魯忽芳尾兩切則肫為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
 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昆从日比聲案
 比頻聲相近玼或作蟻昆由比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小
 徐不敢質言非聲乃玼為日日比之說大徐采其語

而去聲字母乃是今而非古乎錢氏此論專指二徐之
 擅改許氏舊音純繆甚多况其所加之反切則純繆必
 更多矣今案許書原本雖無反切而呂忱字林之後有
 說文解字舊音四卷隋經籍志載之其見于陸德明釋
 文者如致紀又反甚時審反芟布未反啞虛記反哨莊
 百反篋式六反推孚往反鳴以水反鸛止仙反鵲七略
 反之類其見于李善文選注者如裕古洽切鵲力幼切
 詬火迨切駟五口切琴扶云切之類其見于史馬貞史記
 于遙切騶如禡市支反啖唐敢反辭士白反剽數妙反
 索隱者如禡市支反啖唐敢反辭士白反剽數妙反
 於貢反榘式芮反拉力答反跳徒調反扛音江閩音明
 之類其見于李賢後漢書注者如詰古度反註古賣反
 稜力登反稅陀結反悒公亞反帑宅藏反僞一建反稟
 于業反揄音投搯音庀之類其見于徐堅初學記者如
 禘子內反社俾利反狝普外反犛力強反將力拙反犴
 四更反羸因凡反粉扶分反殺音役滄音掩之類其見
 于楊齊宣晉書音義者詹古外反顛甫于反濶屋戈反
 浙之舌反讐之涉反訂直鼎反豔以瞻反驪山六反
 音殷暇音流之類他如孔穎達毛詩正義云躡丁千反
 躡竹二反糝此音反操此遙反擊方結反張參五經文

字云蓋公害反唐元度九經字樣云岳染入反帑乃胡
 反奭音拘直音仍他音拖裴駟史記集解云婢音半又
 如牽取達反霏火郭反半音彌執音兆韜音遠歐陽詢
 藝文類聚載之麴彌箭切虞世南北堂書鈔載之映烏
 郎反杜佑通典載之萬音愚白居易六帖載之此皆說
 文本音在二徐時其書諒未遺佚乃棄而不用而易以
 孫恂朱翔之音
 亦可謂無識矣

新附

徐鉉等按定說文進表云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
 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
 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攷每部後有新附字者約計
 十之二三在徐氏亦明知其非古相承已久不可復改
 耳夫子書六經皆古文至唐貞觀作正義變改已多元

宗命衛包改古字以从俗開成石經及後唐長興初為
 刻木皆是物徐所據以附者即此至時俗要用用徐所
 附足矣若執泥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無害于古則
 徐氏以後凡卑隸厮養所造皆象形諧聲滔滔者伊于
 何底徐錯書在鉉前甚久其時竝無新附而繫傳中有
 將新附字雜入正文者恐係妄人所為詳見後

鶴壽案說文解

字十四篇徐鉉本第一篇凡十四部新附禰祧等三十
 一字第二篇凡三十部新附捷撞等三十四字第三篇
 凡五十三部新附詢讜等十六字第四篇凡四十五部
 新附瞋眩等二十四字第五篇凡六十三部新附籒筠
 等十五字第六篇凡二十二字第七篇凡四十一字
 第七篇凡五十六部新附瞳隴等四十二字第八篇凡
 三十七部新附侶依等三十五字第九篇凡四十四部
 新附預廡等三十八字第十篇凡四十四部新附駛駭等

世楷堂

三十一字第十一篇凡二十一部新附瀛溥等三十一
字第十二篇凡三十六部新附闡等三十字第十三
篇凡二十三部新附緇銘等十八字通計所附四百有二字

說文各本異同

徐鉉校定說文進表云唐大林中李陽冰篆迹殊絕于
是判定說文修正筆法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
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
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愚謂陽冰刊
定者不可復見既排斥許氏則其不足惜鉉此論甚
佳

陽冰之後直至南唐鉉之弟錯始誤說文通釋四十卷

內繫傳三十卷即將正文十四卷分為二十八又敘目
二卷外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一卷類聚一卷錯綜
一卷疑義一卷系述一卷宋人多誤稱全書總名繫傳

馬端臨沿之繫傳有功許氏微疵辨已見前祛妄詆斥

陽冰尤快亦偶有采取陽冰者鶴壽案說文東部注云

從重束棘從竝束亦部注云人之臂亦也從大象兩亦
之形夾陝從亦乃李陽冰謂持束作亦出自李丞相是
少監固專攻祭酒者也故大徐曰凡說文作秀李斯小
變其執李陽冰乃云從開口形是為臆說大徐又曰籀
本蕃庶之庶李斯借為有無之無後人尚其簡便故皆
從之有無字本從止李陽冰乃云不當加止且蕃庶字
從大从卅數之積也从林亦蕃多之義若不加止何以
得為有無之無大徐所駁良是但于竹部笑字注引李
陽冰說從竹从夭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而不從
許氏作從竹从犬則謬矣至說文無引部當是後來偶

佚木部牀字注云安身之几坐也从木从斗聲許書將
 將等字皆曰斗聲必在斗部徐諧曰左傳遠子馮詐病
 掘地下冰而牀焉至于恭坐則席也故从斗則牀之
 省象人衾身有所倚著至于牆壯戕狀之屬竝當从牀
 省聲李陽冰言木右為片左為斗音牆說文
 無斗字其書亦異故知其妄小徐此駁非是

馬令南唐書錯傳敘述歷官事迹甚略言其以開寶八
 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不言解說文陸
 游南唐書本傳則云字楚金會稽人遷廣陵文詞與兄
 鉉齊名常夢錫薦于烈祖未及用烈祖殂元宗立起家
 祕書郎殷崇義誣奏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
 賢殿直學士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元宗愛其才
 復召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

殿學士改官名改右內史舍人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
 選事錯嗜讀書少精小學所讎書尤審諦開寶七年七
 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著說文通釋錯卒逾年江
 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今說文通釋具存卷首
 列銜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若分司官不得請之守
 然則此書乃錯初入官時作其時錯年尚少故陸云少
 精小學也南唐自元宗中興元年已去帝號稱國主奉
 周正朔入宋奉宋正朔至後主嗣位之十五年宋太祖
 開寶八年十二月為宋所滅陸書錯卒于七年七月則
 下至唐亡尚一年半而馬書乃云卒于八年圍城中踰

月唐亡大相抵牾恐陸書爲是自南唐元宗初錯作通釋下至宋太宗雍熙三年錯兄鉉始復校成定本上進計相去約四十餘年
錯于通釋之外別撰說文韻補宋史徐鉉傳附弟錯事云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補鉉序之曰許慎說文方今僅存而學者殊寡秉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芻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今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詁訓以爲別

識云云此序載徐公文集以家藏鈔本勘宋史無異其後吳巖李燾別作五音韻譜徐錯韻補已亡而五音韻譜前明多有刻本世人共信爲燾作攷燾書有前後序及後跋一段皆載文獻通攷卷第一百八十九序云韻譜便于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芻要未易見觀此語知錯書將說文全書俱依唐韻四聲編之雖便于檢閱但不歸五百四十部則不知有部首分領若干字之灑鉉序謂聊存訓詁以爲別識則小字夾注亦不全載解云从某某聲等恐亦多刪去者且部首下凡某之屬皆從某一句想錯已盡刪去矣一部之字分入數韻部首字

與部中字混然無別雖逐字注有从某字但說文多有
一字兩从且有三四从者何以知其定从某况有收其
字而注不言所从者更不可知故燾譏其局以四聲偏
旁未易見也燾又云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
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
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
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
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此一段乃燾自述其別誤
五音韻譜體例推原燾意以爲欲救徐書不識偏旁之
弊必須先將五百四十偏旁字依韻編之每部中字則

仍聚一部中不用拆開但部首易檢矣而一部中先後
檢閱亦費目力不如兩利俱存之一部中仍依四聲
先後算來古今字書從無每部用四聲爲先後者惟類
篇爲然遂用以編次其書始東終甲凡十二卷明刻雖
多大約各本略同許前後序及子冲上表徐鉉進表等
皆移置于前而燾自序及跋皆無每卷首標說文解字
五音韻譜亦不列李燾銜名今隨手取類篇第一卷示
部與說文原本勘對祇類篇在禛字前分韻在禛字後
从說文齋類篇在柴字前分韻在柴字後从說文音不
从其次祉類篇在禛字前分韻在禛字後禧類篇在齋

字前作平聲分韻在禱字後作反聲取後略前本平反
 反从說文彙類篇在祜字前分韻在祭字後取後略前
 从說文者禪類篇在祗字下作平聲分韻在祗字後作
 反聲取後略前本平反反从說文崇類篇在祊字下平
 聲分韻在禡字下反聲禰禁類篇皆在平聲分韻在祜
 字下反聲類篇先福次祝次祿分韻先祿次福次祝祜
 類篇在祭字下分韻在祝字下前後顛倒不一者如此
 反切有不同者禰類篇章移常支田移古委居偽五音
 分韻市支切祗類篇章移常支翹夷三音分韻巨支切
 祗類篇丞夷切分韻旨移切祠類篇詳茲象齒二音分

韻似茲切禱類篇虛其切分韻許其切柴類篇鉏佳鋤
 加二音分韻仕皆切齋類篇莊皆切分韻側皆切反切
 不同且勿論其顛倒處則皆从說文竝不以類篇為定
 類篇重音則取其後略其前類篇本平聲者反移反聲
 與自序大相矛盾然則此本出燾手乎非出燾手乎不
 可知矣鶴壽案字各有形即各有聲然聲必从形出故
欲以韻書之次第分排字書之次第宜其無當矣司馬
温公類編四十五卷凡五百四十三部蓋本集韻所收
之字而又補其所遺也先生所按說文亦祇有二徐及
李氏本但三本之中差誤脫落不可枚舉如州部養字
注鈇弋誤作跳弋彡部巡字注視行誤作延行牙部騎
字注相擣作相儔觀部覲字注朝飢作朝飢水部滄字注
注鑿石作磐石心部怒字注朝飢作朝飢水部滄字注

入洒作入海炎部葬字注積年作積中戈部或字注以
 守一作又此一甲部古文注始于下見于上作始于十
 見于干此皆差誤也又如玉部環字注脫瑟亦二字艸
 部節字注脫節荝二字亥部古文注脫故字二字衣部
 卒字注脫从衣象形四字手部摩字下一本有孛字注
 云摩也从手研聲禦堅切酉部醴字下一本有禽字注
 云酒味苦也从酉今聲此皆
 脫落也其餘如此者甚多

毛扆說文跋云李燾依韻重編名五音韻譜案平上去
 入為四聲宮商角徵羽為五音書中次序皆依四聲而
 名曰五音何也愚謂宮在上平聲商在下平聲徵在上
 聲羽在去聲角在入聲五音即四聲也

徐書便檢尋矣而不知部首李燾以部首分韻編次則
 又不便檢尋徐鉉校定原本常熟汲古閣主人毛鳳苞

之子扆依北宋小字板改大字翻刻者奉為枕中鴻寶
 參之以徐鉉繫傳足矣汲古閣刻本布天下其功之最
 大者莫如徐鉉說文至繫傳幾百年來無刻本吾友汪
 慎儀名啓淑新安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刻之功與毛同

徐鉉有類聚一卷此繫傳之外篇不過紬繹推演啓發
 後人心思乃宋末戴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

編類分作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
 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目下總說
 云書之目四百七十九其百八十八為文四十五為疑

文文母也皆大書其二百四十四爲字字子也皆細書
愚謂案其目實四百七十八非九文百八十九非八字
二百四十四非五此數尚誤何論其他所謂疑文實無
可疑而其分類不知何意其卷首有通釋一卷指摘許
氏之謬是以欲廢許而自造一書此亦妄人也已矣明
吳元滿又別自分類展轉紛更其妄益甚

二徐本異同

二徐同胞兄弟自相師友其本宜無不同然亦有偶異
者不但反切也卽如示部正字小徐在禧字前大徐在
禧字後禱字重文鬲字小徐在禱字前大徐在禱字後

部末五字禰禴祧祫祫其四大徐皆在新附而禴字則
并無之禰字小徐本注秋畋也从示爾聲臣錯曰獵者
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
不射故从示又祖禰也息淺反愚謂旣載秋畋云云然
後接臣錯云云則秋畋云云似係許慎原文矣而錯曰
云云曲說所以从示之理自成一義卻又兼及祖禰一
義若大徐入之新附而注云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
古文禴也泥米切此則皆鉉之言許自不收又何有注
鉉直主祖禰一義爲本義卻亦苟及古文禴一說就此
一字羣疑糾結棼如亂絲今詳攷之犬部獾秋田也从

犬壘聲息淺切無獮字獮既讀爲息淺切似不應从壘得聲而王部亦無壘字印壘之壘从土爾聲在土部重文乃作壘注云籀文从玉耳竊以隱五年左傳臧僖伯說田獵之制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注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釋文獮息淺反說文作彊此字無論从爾从壘既皆不得息淺反之音而字則當依說文凡秋畋定作獮不作獮何則許自言春秋主左氏古文出孔壁中許通經又精小學舍此不信則無所宗主音之不合但可闕疑雖德明所見本已作獮在衛包未改前然不可復疑也爾雅釋天及周禮夏官大司馬職說四時田

獵名皆言秋獮其字皆當从許作獮而其爲田獵之名定入犬部不入示部甚明審小徐本秋畋云云固斷非許慎之言臣錯曲說亦不可用此字其解其音皆當从大徐作親廟泥米切所謂古文禴者亦是因獮字而迷謬非獮非禴又非獮亦當抹殺之此外禴字注云祝也從示盧聲側慮反祝卽俗咒字出佛書讀若奏古無此字古頌禱與詈斥同作祝其音亦似奏耳但若言頌禱則既有祝矣何用復造禴字若言詈斥則毛詩蕩篇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箋祝詛求其凶咎釋文作側慮反本或作詛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詛射潁考叔者襄十

七年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案詛字注云訓也
 上文講訓訓亦訓講而講下引周書講張為幻則詛
 為詈斥甚明與俗所謂咒義同音亦通何用復造禮字
 代之乎此字經籍中從未見大徐竟刪去極是祧字小
 徐注從示從兆他彫反既無解釋又不言闕况大徐云
 遷廟也从示兆聲而小徐乃云從兆種種不合皆非是
 祧字注胡神也从示夭聲火干切則二徐同此字不但
 經籍不見無所用之收之何為祧字大徐云福也从示
 乍聲臣鉉等曰凡祭必受胙胙即福也此字後人所加
 徂故切小徐注略同而誤以乍聲為從乍乖謬太多足

見其不可信且反切大徐皆言切小徐皆言反今小徐
 于示部忽言反忽言切自亂其例小徐書作在大徐未
 校說文之前相去甚久故大徐多采小徐說而小徐全
 書中從無臣鉉云云今此祧下臣鉉云云小徐本何亦
 有之斷宜從大徐刪禮字餘四字皆入新附鶴壽案禮
作禰臧玉林謂說文犬部云獾秋田也从犬璽聲祧獾
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示部新附云禰親廟也
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徐錯本以禰為說文本字
注云秋畋也从示爾聲獾者所以為宗廟之事也故从
示又祖禰也案爾雅釋文云獾息淺反說文从爾或作
禰从示玉篇犬部獾思淺切秋曰獾殺也亦作禰獾同
上則知秋獵字以犬从爾為正玉篇从爾雅釋文為正今徐
說文系部有爾虫部無璽是當以爾雅釋文為正今徐
鼎臣本从犬从璽不可信玉篇云獾亦作禰陸德明引
說文云或作禰从示知許書本有重文从示字但大徐

本既以禰為獮因改禰為禰小徐本于犬部移入示部尚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為示部新附字則失之矣犬部祿獮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祿字而注有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祿字而注有誤亦未可知

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歸假于祖禰天子將出造乎禰諸侯將出造乎禰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此恐後人所改未必孔壁古文作禰疑當作昵漢郊祀志云鼎宜視宗禰廟漢有禰衡可見漢時有此俗字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禮記祭法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鄭注祧之言超也左傳亦多祧字凡此亦疑後人所改康成守祧注明云故書祧為濯尚書顧命王乃洮頰水康成讀洮為濯古無平上去入之分洮洮平聲濯入聲可通用也然洮濯同從水祧則與濯似遠因無此字假借濯字用之可見古實無祧字張參五經文字引呂忱字林言說文漏去祧禰則說文無此二字甚明此二字近理許尚不收何況其餘又大徐示部末文六十三重十三今數之皆合小徐文六十五重十三今數之除去禰字等自部首示字至禱字正六十三字五字乃三字之誤重文十三

亦與大徐同大凡書中重文俱無反切今朱翱于繫字已言北行反而重文祊字又注逋萌反儼若別為一字者如此則只有六十四無六十五重文只有十二無十三若連禰字等則當云文六十九然則禰禴祧祧祧乃後人將大徐新附四字攙入正文而又擅加禴字其徐

錯原本當與大徐無異也

鶴壽案二徐原本今不得見姑就世俗通行之本按之其

有大徐有而小徐無者如玉部有璜字走部有起字言部有磨字又有詔字註字謚字目部有睨字刀部有剔字角部有醫字竹部有笑字本部有樅字山部有峯字心部又有伴字頁部有顛字鬼部有醜字此皆小徐本所無今有志字糸部有綦字酉部有釀字此皆小徐本所無今小徐本有璜借等字者皆張次立所補也大徐所加志乃古文識字纂則許書注中本有其字固宜增者若璠璠止作璠與磨對當為應對則有不必增者矣其有小

徐有而大徐無者如支部有斂字注云毀也从攴裏聲頁部有頤字注云頭佳兒从頁斤聲而大徐本無之此其同異之故或有意增減或無心脫誤至于注文亦有同異如木部柳字注大徐作櫨据小徐作椹据之類是也

說文補義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依分韻本而為之元進賢包希魯誤每字下載許氏原文畢綴以補義無補義者約居其半永樂十八年刻胡儼為序孫彥孝後序稱義有未暢則加以發明有戾于理者則正之如母字許氏云象女有姦之者包氏以為女當从一一則其德不爽故女加一為母如此之類頗多予所得乃趙宦光所藏宦光

痛加塗抹以為無當愚謂包氏之學膚淺而杜撰女有
 姦故加一以禁止之今經典所用母字皆禁止意豈女
 德从一之謂鶴壽案母部注云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
 禹謨正義皆引說文云其字从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
 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今案母字
 从女內一畫象姦之形解所以一之義而陸孔
 以女內一畫象姦之形解所以一之義而陸孔

蛾術編卷十八終

